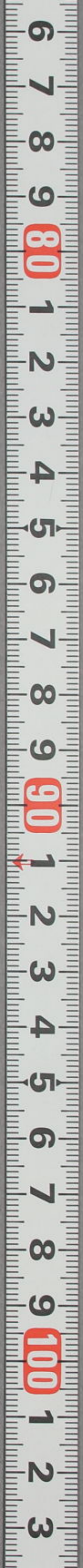




類函 百四七

三百二十三 方術
三百二十四 巧藝

4703
427
147





新念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一日
早稻田諸君以贈
早稻田諸君以贈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三

方術部二

卜筮

巫相術

明天文 占候

卜筮一

增說文曰卜灼龜也象兆之縱橫也筮易卦用著也

易曰以卜筮者尚其占 又曰幽贊于神明而生著

原書曰官占唯先蔽志昆命於元龜 又曰立卜筮人

增又曰卜不習吉 又曰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

作凶 又曰寧王遺我大寶龜 **原**詩曰卜云其吉終

焉允臧 **增**又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 又曰卜筮偕

止 **原**禮記曰龜為卜筮為筮 又曰卜人定龜史定

墨君定體 又曰天子無筮 謂巡狩征伐不 諸侯有守

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

處太廟 又曰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

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

筮 又曰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人信時日敬鬼神

畏法令決嫌疑定猶與也 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

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又曰蓍之德圓而神卦

之德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增**曲禮曰假爾太

龜有常假爾太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 卜不

筮筮不吉又卜 **原**周禮曰凡卜筮兆占體大夫占色 是為瀆筮龜也

史占墨卜人占坼 體有吉凶色有善惡 又曰龜人掌

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

果屬西龜曰靄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 又曰卜

師掌用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

弓兆 謂開出其書占之也經兆一百二十 凡卜事視高

揚火以作龜致其墨 視高謂以龜骨高者可灼處示宗

即灼也謂人作兆而占之也 又曰筮人掌三易以辨

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

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

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

大事先筮而後卜

巫皆讀為筮字之誤也更為遷都邑也

尚書洪範五

行傳曰若煩數溷瀆或不精嚴神不告也或觀卦察兆

占不得也或龜不神著不靈此其所以過差聖人不得

專用也龜筮共違於人神靈不祐也 又曰此禽獸草

木之壽久而能知吉凶也

增

書曰乃命卜筮曰雨曰

霽曰蒙曰驛曰克

皆卜兆

曰貞曰悔

筮內卦曰貞外卦曰悔

又曰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卜筮龜從筮

從是之謂大同吉 左傳云國之守龜何事不卜

白虎通曰乾草槁骨衆多獨以著龜何龜之言久也著

之言者也 史記云卜者以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

分策定卦旋式正碁而後言天地利害事之成敗昔先

王定國必先龜筮日月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

子必先占吉凶後乃育之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為三

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句踐放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

天下

增

楚辭云折瓊茅以筮篲兮命靈氛為余占之

劉夢得集云今夫揲之以至剝灼之以殆盡徒與夫

蚩蚩者問歉穰占熊虺頌需食亡牛喪羊之間耳資其

握粟以餬余口烏足為夫子道哉 陸龜蒙云季札以

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

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圖

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況吉凶在人乎北
戶錄云卜之流雜見書傳虎卜紫姑卜牛蹄卜灼骨卜
烏卜雖不比於著龜亦有可稱者

卜筮二

原古史考云庖犧氏作始有筮其後殷時巫咸善筮

增禹穴碑曰伏羲得神著而定皇策 **原**元命苞曰古

司怪主卜左傳云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
不利於君也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
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 **增**又鄭皇耳帥
師依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

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
寇之利也大夫圖之孫蒯獲鄭皇耳於犬丘 **增**穆天
子傳曰天子筮獵萃澤其卦遇訟逢公占之曰藪澤蒼
蒼其宜正公戎事則從 論衡云魯將伐越筮之得鼎
折足子貢占之以為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
凶孔子占之以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
之吉魯伐越果克之 孔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
成卜之得陽豫之卦 史記云太史公曰臣為郎時嘗
與太卜 筮官名待詔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
家問之某日可娶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

除家曰大吉叢辰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文家曰小
吉太乙家曰大吉辨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
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漢書云張禹字子文父
徙家蓮勺禹爲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久頗
曉其別著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
禹父是兒多智可令學經及禹入長安從沛郡施讎受
易 又宣帝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驅旄頭劍挺墮
拂泥中刃向乘輿車馬驚於是召梁丘賀筮之不吉上
還使有司行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
誅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中夜元服入廟居廊間執

戟入廟門待上至欲爲逆事發伏誅 吳志云陸抗之
克步闡孫皓意張乃使尚廣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願對
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修其政乃常有窺
上國之志 晉書云庾翼幼時嘗令郭璞筮公家及身
卦成曰立始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即
位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耶立始
建元也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帝崩何克
改元爲永和庾翼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
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 又宣城邊洪以四月中就
韓友卜家中安否友曰卿家有兵殃其禍甚重可伐七

十束柴積於庾地至七月丁酉放火燒之咎可消也不爾其凶難言洪即聚柴至日大風不敢放火洪後爲廣陽領校遭母喪歸家友來投之時日已暮告從者速束裝吾當夜去從者曰今日已暝數十里何急復去友曰非汝所知也此間血覆地寧可復住洪苦留之不待食而去其夜洪忽發狂絞殺兩子并殺婦又斫父妾二人皆被創因出亡走明日其友往收殮亡者尋索洪數日於宅前林中已自經死又宣城太守殷祐疾友爲筮之曰七月晦日將有鸛鳥來集廳事上宜勤伺取若獲者爲善不獲者成禍祐乃謹爲其備至日果有大鸛來

垂尾九尺集廳事上掩捕得祐仍遷石頭督護後爲吳郡守友卜占神效甚多而消殃轉禍無不皆驗搜神後記郭璞每自爲卦知其凶終嘗行建康柵塘逢一趨步少年便牽住脫絲布袍與之其人乃受及當死果此人行刑旁人皆爲求屬璞曰我託之久矣此人爲之獻歎哽咽宋書云劉休善筮因尚方令吳喜事明帝遂見親賞長直殿內後宮孕者帝使筮其男女無不如占又蔡興宗初爲郢府參軍顏敬卜曰亥年當作好官有大字者不宜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光祿大夫齊書云王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

洪鍾類函卷三十三
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効又柳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萬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又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履題簾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南史云梁大同中同泰寺災召太史令虞履筮之遇坤之履曰無害其繫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象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帝曰斯魔也酉應見卯金來尅木卯為陰賊鬼而帶賊非魔何也梁書云阮孝緒自筮卦曰吾壽與劉著作同年及

劉著作卒孝緒曰劉侯逝矣吾其幾何其年十月卒舊唐書云明皇兼路州別駕來朝京師將行使術士韓禮筮之著一莖孑然獨立禮驚曰著立奇瑞非常不可言酉陽雜俎云天寶末術士錢知微嘗至洛遂榜天津橋柱賣卜一卦帛十疋有貴公子讀榜命取帛如數卜焉錢命著布卦曰子筮可期一生君何戲為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豈誤乎錢曰請為韻語曰兩頭點土中心虛懸人足踏跋不肯下錢其人本意買天津橋也其精如此搜神秘覽云西川費孝先善軌革世皆知名有大賈人王旻因貨殖至成都求為卦孝先曰教住莫

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
再三戒之令誦此數言足矣旻志之及行途中遇大雨
憩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
雨行未幾屋顛覆獨得免旻之妻已私鄰比欲講終身
之好俟旋歸將致毒謀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日新
沐者乃夫也日欲晡呼旻洗沐重易巾櫛旻悟曰教洗
莫洗得非此耶堅不從婦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旻
覺驚呼隣里共視皆莫測其由遂被囚繫拷訊獄就不
能自辨郡守錄狀旻泣言死即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
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郡守守命未得行法呼旻問曰

汝隣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
也已而果然因謂僚佐曰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非康七
乎由是辨雪誠遇明即活之効

卜筮二

原 握粟

操金

毛詩云哀哉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
自何能穀鄭元注謂可哀哉此窮盡寡

財之民仍有訟獄之事持粟行卜求

三兆

六龜禮

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

六龜

禮周

灼龜發火而形可占其象似玉瓦原之繫杜子春注曰

供燹

揚火周禮董氏

玉兆顛頊兆在兆帝堯兆原

神諭

象告陳

兆乃周之兆也下詳敘事

象告

琳

以待卜事杜子春注云樵讀如薪樵

神諭

象告

之樵謂所熟灼龜之木下詳敘事

神諭

象告

大荒賦曰假龜著以貞吉問神諭以休祥易大傳

神諭

象告

日八卦以象告韓康伯注云八卦以象告人吉凶也

神諭

象告

方術部

神諭

象告

神諭

神諭

象告

神諭

神諭

象告

神諭

神諭

象告

神諭

神諭

象告

大橫 小數 史記云高后崩丞相陳平等使人迎代王

余為天王夏啟以光抱朴子云龜厭一筮瀆曰我

龜既厭不我告敵鄭元注謂卜筮數而瀆龜靈厭之

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也言雖得兆絲不中也易曰

初筮告再三不告 穆卜 枚占 尚書曰武王有疾不豫二

瀆瀆則不告 藏云昔者河伯筮與洛戰而 孔愀 顏笑 家語云孔

而卦得賁慨然有不平之狀子儀進曰賁是吉卦夫子

色有不平何也孔子曰山下有火賁非正色也 衝波

傳曰孔子使子貢遠行而大來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

無下足不來顏子笑曰無以者乘船而來賜至矣子貢

至 果 代陳 獲晉 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

於王其代陳有國乎 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果如其

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果如其

言 增炙骨 觀蹄 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上炙炙破

便出不破即不出 遼東志扶餘國有軍事 書版

則祭大殺牛觀蹄以 唐袁天罡占卦能知前後五百年

隋梁 事其妻謂曰女占後世子孫榮枯若何置占之至

某年 孫某中 時有 留字 之厄 即寫 一書 以朱 匣盛 之封 鎖

某年 廟中 留字 之厄 即寫 一書 以朱 匣盛 之封 鎖

某年 廟中 留字 之厄 即寫 一書 以朱 匣盛 之封 鎖

某年 廟中 留字 之厄 即寫 一書 以朱 匣盛 之封 鎖

某年 廟中 留字 之厄 即寫 一書 以朱 匣盛 之封 鎖

某年 廟中 留字 之厄 即寫 一書 以朱 匣盛 之封 鎖

某年 廟中 留字 之厄 即寫 一書 以朱 匣盛 之封 鎖

某年 廟中 留字 之厄 即寫 一書 以朱 匣盛 之封 鎖

某年 廟中 留字 之厄 即寫 一書 以朱 匣盛 之封 鎖

某年 廟中 留字 之厄 即寫 一書 以朱 匣盛 之封 鎖

某年 廟中 留字 之厄 即寫 一書 以朱 匣盛 之封 鎖

某年 廟中 留字 之厄 即寫 一書 以朱 匣盛 之封 鎖

某年 廟中 留字 之厄 即寫 一書 以朱 匣盛 之封 鎖

某年 廟中 留字 之厄 即寫 一書 以朱 匣盛 之封 鎖

某年 廟中 留字 之厄 即寫 一書 以朱 匣盛 之封 鎖

謂監類函卷三十三

卜筮

七

曰生則柳樹仆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必牧柳州乎卒如其言
原筮短龜長 陽奇
陰耦吉左傳云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
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卜筮四

原 卜師 卜正 授周禮凡卜以明火蒸爇遂錄其爇契以

也長 卜人 占人 鑽灼龜也 周禮楚燔注楚荆也燔以

筮之八頌以八卦占 官占 泣 帝王立卜占之官

旅占卒不釋龜告於泣卜注旅長 稽疑 觀變 洪範

與主人占泣臨也謂卜官相示也 象數 經兆 龜象也

用稽疑注明用卜筮考疑事也 幽贊 前知 而易曰幽贊於神明

有二十頌千有二百 幽贊 前知 而易曰幽贊於神明

之道可以前知見乎著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必先
知之故至誠如神四體謂龜四足也言至誠則不欺
決疑 斷志 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疑何卜禮曰昔
明習之心進 **命辭 啟繇** 禮假爾泰龜有常注命卜
斷其志焉 **蒙龜 露著** 卦月令正月命有司蒙龜策占兆審
音父 **蒙龜 露著** 卦月令正月命有司蒙龜策占兆審
齋戒以卜吉則獻上大吉 **神蔡 靈著** 龜即 **神物**
則有憂色即露著於星下 **神蔡 靈著** 龜即 **神物**
封父 子之龜注封父國之龜 **藏龜 舍龜** 藏龜之室

爾靈龜 **青純 青囊** 驛于歲龜青純以明吉凶謂甲
囊謂 **命龜 觀卦** 命謂告以所卜 **協從 襲吉** 尚
卜龜筮協從 又曰 **置爇 繫幣** 儀禮云置於爇注
曰龜筮協從 又曰 **置爇 繫幣** 儀禮云置於爇注
卜不襲吉注襲再也 **置爇 繫幣** 儀禮云置於爇注

禮占人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
之中否注云既卜筮史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
方術部 附蓋頁內卷三十三 卜筮

禮神之幣而含藏焉所謂爰契不欺詩爰契我龜以啟金滕之書即此是也

欺也 小僭 夫易不可以占險 傳臧會竊僕 不煩 不

襲 傳聖人不煩 禮下筮不過 無遺 不禁 子莊

龜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 孟小相宜禁斷其龜易五

諸私家不得立雜神及理 孟小相宜禁斷其龜易五

沈 魏志王經堂前有一流沈陽注云火陽也得水而

公飲大夫酒命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驪之役爾 兆錫

帝師 卦遇歸妹 非羅天錫帝師乃得呂望而歸 晉

不吉 納姬不吉 昌傳畢萬筮仕於晉辛廖占之曰吉其必蕃

火 追豚得婦 管輅別傳輅在田舍遠鄰主人數患失

以爲牛 輅車必邀留之即從輅言生不得已宿然意不安

共關其 夫走輅下之令明且如東陽城門候擔豚人牽與

肆 晉魏昭善易臨終謂妻子曰後雖大荒勿賣宅後五

齊 版詔使姓龔負我金以吾所書版索之後如其言妻

之 果得金 漢書嚴君平賣卜於成 著瓦還鹿 懸

都 市日得杖頭百錢即閉肆垂簾 卜筮

方術部 謂監頁函卷三百三十三 卜筮

鞭得財管輅別傳有捕鹿者晨行人盜其鹿輅卜曰汝
 瓦子著下當送還如其言其夜盜者父病詣輅去瓦盜
 鹿皮肉著故處自愈盜如其言乃令鹿主舉椽去瓦盜
 父亦病愈也鮑瑗貧苦不信卜筮會淳于智至為作
 一卦曰君安宅失宜故貧入市有人持馬鞭賣買之以
 懸舍東大桑樹三年當暴得財如可知生死自有
 其言後後桑樹三年當暴得財如可知生死自有
 性命魏志管輅謂鍾景曰我卜可以知生死景曰命付
 不違性也而天不與命也守道而受命如響極數知
 來又曰極數知來之謂占卜非卑行業可使人馬
 季主楚人賣卜於長安市宋忠賈誼謂之曰何居之卑
 行之汚季主捧腹而大笑君平以卜筮賤業可以便
 衆人有非正用之則依著龜為言利害又與人子言依
 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
 善以觀久自曉占驗見知卜自奉安帝以博士徵取

占驗見知懸當見三狸行有一人冀州刺史裴徽
 自卦吉凶云當見三狸果見之步熊字叔巖少好筮
 卜術數門徒甚盛熊舍側有人燒死吏持熊謂失火熊
 言草慈難辨故燒之風起延燒不知草中有人滅應
 淮水凶見臨晉王導初渡江郭璞筮之云淮水絕王
 字亭伯以其家祿之謂曰不吉勸辭辟官疑眾必
 殺諱卜不祥疑而筮之深於易者出禮窮神
 知化知來藏往探賾索隱鈞深致遠出易增
 折蓍獲奴唐書云杜生善卜易有亡奴者問所從追曰
 其人果伯使者如其語使者曰去鞭吾無以進馬
 河折道旁蓍代之其人乃往折蓍奴伏其下獲之馬
 周得晉李綱得鼎唐馬周欲求仕將進策於帝狐疑
 未決卜得火地晉解者曰晉者進

方術部

尚書卷之三十三

卜筮

三

也蓋居官益位利見王侯之象周竟獻策拜為上相
 李綱在隋仕官不進策之得鼎卜者曰君當為卿輔然
 待易姓乃得如志若仕不知退折足為
 敗故綱後雖顯於唐數稱疾終辭位去
 連遇宰相續定命錄云唐太原王陟貞元初應進士舉
 成久不復言又大嗟異謂陟曰據此卦郎君後二十
 年及第是歲狀頭更兩年而陟曰據此卦郎君後二十
 同年及第某所以訝之後累舉不第此張弘靖舍人知
 舉陟及第榜出復於禮部南院序列參事司各通姓名
 見首立者乃韋瓘也陟忽憶垣下生之言試問其年韋
 答云某春秋十九年陟遽應之曰先輩所隱祇二年何
 不誠如是且先輩貞元四年生瓘翼然陟乃取垣下生
 所記示於眾眾皆嗟異宋范蜀公蒙求曰張鄧公嘗
 謂予曰某舉進士時與寇萊公遊相國寺請一卜肆卜
 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逢張相齊賢王相隨復往詣
 而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有四宰相四人相顧一
 相而退因是卜者日損名亦不復有人問之卒窮餓以死
 相公欲為之作傳未果
 天火之象
 錢塘醉卧
 五代

晉高祖欲代唐命馬重績筮之遇同人曰天火之象乾
 健而離明健者君之德也明者南面而嚮之所以治天
 下也同人者人所同也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戰乎乾乾
 之西北也又曰相見乎離離南方也戰而勝其九月十月
 之占從周詩云何中契月遂助晉擊敗唐軍晉遂有天下
 錢塘春色濃如酒貪醉花間卧不遂後以八月十五日
 又改制出為秦州
 後漢馮異拜隴西太守綏簡有兩赤蛇分走許曼筮曰
 三歲當為邊將有名果五年為大將軍征魏志安定曰
 太守王基令管輅作卦輅曰當有婦人生一男隨地而
 走入室與燕關是也老鈴下耳官
 舍久遠有此三怪無足憂也
 牛頭魏志信都令家驚恐輅筮曰君堂西有兩死男子
 故心痛果得一持子持子者主刺頭痛子箭者射胸腹
 在西面窮丘中懸頭向上果於丘中得牛婦人反告官
 方術部
 兩蛇當為將
 三怪無足憂
 堂西死男子
 丘中懸

以輅藏牛

懿氏卜妻敬仲

崔杼筮娶棠姜

傳其妻

按驗方知

鳳凰於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

龜象

狐疑

於姜

筮曰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

光啟兩儀

能成四象

索隱致遠

通幽洞微

達

以陰陽

究其天地

合於無際

應以未形

開於

冥數

得自天元

占而從二

卜不過三

存險易

之徵

示臧否之兆

射覆知白鼠之傷

布兆見豎

牛之禍

龜開四兆卜師攸掌

策分三易筮人是司

青蓮神蔡彰往察來

翠野靈著通幽索隱

考先

知之兆誠可決疑

揆昆命之文必先蔽志

觀兆於

未萌誠為智者

退咎於既往何其壯哉

行於冠婚

明男女之分

用於祭祀定犧牲之名

龜文既踐知

李固之將封

鳳凰於飛識陳完之必貴

卜筮五

增詩宋陸游箕卜詩曰孟春百草靈古俗迎紫姑廚中

取竹箕冒以婦裙襦豎子夾扶持插筆祝其書俄若有

物憑對奮不須臾豈必考中否一笑聊相娛詩章亦間

作酒食隨所須興闌忽辭去誰能執其祛持箕畀竈婢

棄筆卧牆隅几席亦已徹狼籍果與蔬紛紛竟何益人

鬼均一愚

原論晉庾闡著龜論曰夫物生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

方術部

增補頁為卷三十三

卜筮

古

數有數而後吉凶存焉著者尋數之主非神明之所存
龜者啟兆之質非靈照之所生何以明之夫求物於闇
室夜鑿者得之無夜鑿之朗又以火得之得之功同也
致功之迹異也不可見目因火鑿便謂火為目神憑著
通又謂著為神也由此言之神明之道則大賢之闇室
著龜之用豈非顏子之龍燭耶著龜之運亦所以感興
卦兆求通逆數又非爻象之體擬議之極者也安得超
登仙而含靈獨備哉且殊方之卜或責象草木或取類
瓦石而吉凶之應不異著龜此為神通之主自有妙會
不由形器尋理之器或因他方不繫著龜然經有天生

神物不載圓神之說言者所由也直稱神之美以及其
迹亦猶筮雖得魚筮非魚也蹄雖得兔蹄非兔也是以
象以求妙妙得則象忘著以求神神窮則著廢 唐
于邵著龜論曰卜筮生靈之緼耶必遵以信時日畏法
令決嫌疑定猶豫者也自伏羲畫卦周公制禮率先斯
道以惠其人故立筮人建卜師卜職或掌三易以辨乎
九筮或開四兆以作乎八命俾吉不相習假爾有常叶
乎乾坤調彼昭昧占兆審卦異位同功不其然歟夫以
原始要終鈎深索隱則象事知器占事知來著辨吉凶
則圓神而方知龜窮禍福乃戴陽而履陰繇得蒺藜終

法鏡類函卷三十三
三
驗齊莊之難兆聞鳴鳳便興敬仲之宗且其兆體百有
二十夫其頌聲千有二百由是其尚也夫龜者著性命
之理有好惡之情善出入之端存生死之變冠羣甲之
長居四靈之間上高法天下平象地壽三千歲而遊於
蓮葉之上吸以沆瀣之精蓋通其聖也何彼叢薄之下
翳薈之中生而無靈長而無識奉大衍之數而為準求
元亨之義而為用探賾而知其變審爻而據其辭豈與
夫灼而專達居然獨見同年而語耶史佚以之佐昌此
其効也墨以之從長又其効也衛人以龜為有知漆雕
以為善對又其効也至如管輅卜隣之火孔愉反顧之

鑄蓋小之也則知靈德感應觸類而長矣故胡望則灼
孟冬命爨蓋先王之重者萬事之偕也信矣夫

原筮宋顏延之太筮箴曰余因讀易偶意著龜友人
請決遊宦務志卦有咎占故作太筮箴以悟焉先王設
筮大人盡慮卦遭同人變而之豫先號後笑初睽未遇
時至運來當在三五功畢官成幾乎衍數慶在坤宮災
在坎路不出戶庭獨立無懼違此而動投足失步無情
爾儀靈骨有知無曰余逆神筮不豫南人司箴敢告馳
驚

原序梁元帝洞林序曰蓋聞元枵之野鬼方難測朱鳥

之舍神道莫知而緹幔曉披既辨黃鍾之氣靈臺夕望
便知玉井之色復以談乎天者雖絕名言之外存乎我
者還居稱謂之中余幼學星文多歷歲稔海中之書略
皆尋究巫咸之說偏得研求雖紫微迨遞如觀掌握青
龍顯晦易乎窺覽羨門五將亟經玩習韓終六王常所
寶愛至如周王白雉之筮殷人飛燕之卜著名聚雪非
關地極之山卦有密雲能擁西郊之氣爻通七聖世經
三古山陽王氏真解談元河東郭生纔能射覆兼而兩
之竊自許矣

明天文一

原恒象

常居

傳天事恒象言恒以象示人天極星

也宮

管輅

李邵

輅八九歲時與鄰兒戲土壤中輒畫

之不止

邵好天文

野鶴

猶知時令況人乎

察時變

於義和

易曰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徵渾天

晉書云

占存而

勿毀司馬談父子作天官書

劉向廣洪

範作皇

極論班

固續述天文蔡邕譙周各有

曝背有項

日光去

不復曝

背乃告信蓋天日如推磨去

左旋而日

行光景

當照此

廊下移而東耳不當迭去

雲之狀不

得夜更

黑渾天

及北故應如月在占王良

觀劍氣

晉書云

吳之未

滅牛斗之間常有紫氣逾明華

皆云吳未

可圖張

華獨以

為不然及吳平紫氣逾明華

聞雷煥妙

達緯象

乃選煥

宿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登

方術高

開益貢

山卷三

三

樓仰觀煥曰惟斗牛之間有異氣耳 測日影 占德

寶劍之精上徹於天在豐城獄屋中 歷代掌著 周官掌觀書

星 占德星奏賢人聚詳星 歷代掌著 周官掌觀書

云高湯命南正司天帝嚳亦武制三辰唐虞羲和夏昆

吾殷巫咸周史佚魯梓慎晉卜偃鄭裨竈宋子韋齊甘

德楚唐昧趙尹臯魏石申皆掌著天文以蠶妖祥 五

掌觀日月星辰之變辨其吉凶之象以蠶妖祥 五

星合散 三辰式叙 伏見早晚邪正存亡虛實闕缺及

五星所行合散犯守凌歷闕缺 暈 帝嚳詳上

明天文二

原 秘輿 精微 上天垂象 下土具瞻 博考乾象

眇觀星辰 式觀元象 洞曉天文 爰度變通

罔或差忒 業習談天 識乖窺管 興而視夜 仰

以觀天 天無遁形 星無遺象 道雖元遠 象則

昭明 藝精窺牖 業著專門 仰觀俯察 下學上

達 察有爛之文 詳不悞之色 璇衡齊政授時於

虞典 銅渾設象致用於漢朝 稽日月之度考其盈

縮 推星辰之躔審其次舍 躔次運行可徵於漢史

吉凶占候有犯於國章 天遠人邇曾不戒乎多言

夜考晝參果致尤於私習 二儀部判見若卯之肇

分 七曜迴旋觀如蟻之環轉 七紀五緯躔次如契

於心 四海九州分野若指諸掌 子貢多言仲尼未

賢其屢中 裨竈或信子產猶謂其焉知

方術部

淵鏡類考卷之三十三

明天文

六

占候

原黃龍見

白鳥集

後漢和帝永元末黃龍見譙喬元

年龍當復見此應見魏郡豐殷密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

年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漢昭時泰山南洵有數

枯柳自起蟲食樹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梓慎望氣

伯風懼氛傳昭二十年正月也丑日南至梓慎望氣

楚人哀甲伯風謂趙赤黑之祲水旱之理傳曰有

孟曰楚氣甚惡懼難赤黑之祲水旱之理傳曰有

宮曰在氣甚惡懼難赤黑之祲水旱之理傳曰有

也掌十輝之法辨五雲之物周禮賦觀妖祥十輝之

物災變分卦日用房傳曰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以亡

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
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而房用尤精妙
生四子京師揚兵屋集二魚邊將棄甲南昌有婦人
問唐檀災變之應唐檀以京師有兵氣其禍發於蕭牆
至延和四年孫程揚兵省殿誅閭顯魏時有二魚長
尺餘集武庫屋上其司以為吉祥王肅曰魚生泉而及
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邊將殆有棄甲之象後關東敗
其言

原巫祝

巫恒

說文曰巫祝也

會

用巫

謁巫

易

用史巫紛若吉列子云宋陽
里子華病忘謁巫而卜之不吉
沈不辨傳云夏制神娶女
大旱公欲焚巫九江太守陵道縣有虞后二山聚巫取
後漢書宋均為九下書曰自今為山娶者娶巫家勿擾
百姓女為公姬均下書曰自今為山娶者娶巫家勿擾
方術部

良 零旱 吐火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國大旱則帥巫而造巫恒

晉夏統字仲御從叔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

二 初撞鐘擊鼓間以絲竹丹珠又 掌被除 祀上帝

扶 禮女巫掌歲時被除 掌被除 祀上帝

已 禮女巫掌歲時被除 掌被除 祀上帝

祀 天水上之類俗以香薰草藥沐浴 掌被除 祀上帝

百 禮女巫掌歲時被除 掌被除 祀上帝

陽 邑名舉巫名 自言巫 見大巫 後漢高鳳不應

陽 邑名舉巫名 自言巫 見大巫 後漢高鳳不應

琳 答曰僕在河此少 吳書張紘見陳琳伯故使僕有此談今

足 下子布在彼所謂小 求婚 祈豐 唐棣王琰妃

巫 別室乃求巫者察置符於瑱履中以求婚 唐棣王琰妃

云 荆楚人淫祀者多矣有不煩聞於鄉閭其初為人祀

也 筵席尋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健起祈歲者豐穰其後

為 人祀也羊猪鮮肥清醑滿卮祈疾得死祈歲得饑里

人 忿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遊其家也其家

無 甚累故為人祀誠心整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詐必

散 于中而神亦不歆於外其詐必 厭怪 敗釀 靖家

而 後思蓋牽於心而不暇及人耳 厭怪 敗釀 靖家

以 一巫用心尚耳况異於是者乎 厭怪 敗釀 靖家

數 有怪名巫夜披髮銜刀為禳厭 容齋隨筆云襄陽

鄧 成縣巫師能用妖術敗酒家所釀 凡開酒坊者皆畏

之 疾家欲呼巫勸不許 禁其惑人 勒以為農 原雖達

疾 家欲呼巫勸不許 禁其惑人 勒以為農 原雖達

縣 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 原雖達

幽 冥 有如邪妄 託以巫師 招於禱祈 其或闕

巫二

不為知禮

方術部

尚書卷之三十三

巫

巫

巫

巫

巫

巫

增歌元吳萊北方巫者降神歌曰天深洞房月漆黑巫女擊鼓唱歌發高梁鐵鐙懸半空塞向墜戶跡不通酒肉滂沱靜几席箏琶朋指淒霜風暗中鏗然那敢觸塞外祇神喚來速隴坻水草肥馬羣門巷光輝耀狼麋舉家側耳聽語言出無入有凌崑崙妖狐聲音共叫嘯健鷗形勢同飛翻甌脫故王大獵處燕支廢磧黃沙樹休屠收像接秦宮于闐請騶開漢路古今世事一渺茫楚機越女幾災祥是邪非邪降靈場麒麟被髮跨大荒

相術一

原荀子曰以為天不知人事耶則周公有風雷之災宋

景有三次之福以為知人事乎則楚昭有弗榮之應邾文無延期之報由是言之則天道之與相占可知而疑不可得而無也 增皮日休曰今之相工言人相者必曰某相類龍某相類鳳某相類牛馬某至公侯某至卿相類禽獸則富貴也噫立形於天地分性於萬物其貴者不過人焉有真人形而貧賤類禽獸而富貴哉 青箱雜記云相形不如論心諺曰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

相術二

左傳云叔服來聘公孫敖聞其能相人見其二子焉

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
孫卿子曰古有姑布子卿今世有唐舉相人形狀顏色
而知其吉凶世俗稱之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
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從之則形相惡而心術
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
增孔叢子曰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直亮有大夫
節吾欲以為相可乎對曰直亮之節吾未明也臣聞諸
鄉人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臣於見回甚疑其
目王卒用之果以詐得罪 史記云平原君對趙王曰
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之為人小頭銳上瞳子黑白分

明眦瞻不轉小頭銳上者斷敢行也瞳子黑白分明者
見事明也眦瞻不轉者執志彊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
廉頗為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恐不
如守足以當之王從其計 **原**史記云呂公者好相人
見高祖狀貌因敬重之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
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箒妾女即呂后
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有一老父過請飲老父相后曰
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
者乃此男也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從旁
舍來呂后具言高祖乃追及老父老父曰向見者夫人

兒子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謝曰誠如父老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去處漢書云吳王鼻高祖兄仲之子也高祖立鼻爲吳王召鼻相之曰若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耶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鼻曰不敢後果反又云周亞夫爲河內守許負相曰君後三歲而侯八歲爲將相秉國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旣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負指其口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後有罪入廷尉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原史記云韋賢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賢有男四人又使相之至第二子元

成曰此子貴亦當爲丞相賢曰我若爲丞相有長子在是安得爲之賢後竟爲丞相旣死而長子有罪乃立元成東觀漢記曰孝順梁后永建三年選入掖庭相工萊通見翼然驚駭却再拜賀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又班超行詣相者曰布衣諸生爾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燕頤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後封定遠侯增晉書云潘滔相王敦曰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後爲江州牧起兵內向後敗又歷陽陳訓相甘卓曰頭低視仰相名盼刀目中赤脉外入必兵死後

果為王敦所殺 魏書云管輅言吾額上無主骨眼中
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皆不
壽之相 南史云王敬則母為女巫常謂人曰敬則生
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
矣及長而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獅子後果
然 又云章昭達少遇相者曰卿貌甚善須小虧則當
富貴後昭達因醉隨馬鬚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
也侯景之亂昭達中流矢眇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
矣不久當富貴後官至司空 唐書云太宗四歲有書
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幾壯必能濟世安民

後高祖援濟世安民之語遂以名太宗 又王珪始隱
時與房社善母李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
試與偕來會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喜曰二客公輔才
汝貴不疑 又隋文帝楊堅龍額上有五柱八頂有文
在手曰王字長上短下相者私謂帝曰公當為天子
又李珣舉明經李絳曰日角龍犀 額有龍犀入髮左角
日右角月者王天下 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 又張憬藏相魏元忠
久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耶拂衣去憬藏遽
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 又宋齊丘微時日者
相之曰君貴不可言然亞夫下獄君相類之位極之日

方術部

相術

相術

相術

當早引退庶幾保全齊丘登相位數載致仕復以司徒就徵未幾坐陳覺謀干紀事乃賜死 甘澤謠云衡岳寺有僧執役性懶而食殘號懶殘李泌異之一日往見正撥火煨芋啖之取其半授泌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 又柳惲十餘歲相者曰兒相天且賤為浮屠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惲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位至宰相 芝田錄云袁天綱相竇軌伏犀貫玉枕當於益州立功名果然又相李嶠曰睡則氣從耳出名龜息必貴 五代史云桑維翰為人醜怪身短面長常臨鏡自竒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後至相 宋史

云太宗召陳搏詣南衙見真宗及門亟還問其故曰王明廝役皆將相也何必面王建儲之議遂定 金華記云李寬為常侍有門下盧生善相或問李公如何答曰據其面部所無者三無子無宅無塚公有數子皆先公卒有宅未嘗還鄉居死於池州乘舟歸舟破沉其骨仇池筆記云歐陽公言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脣不貼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 百家詩話云陳瑩中嘗入朝已立班上御朝差晚杲日照耀蔡京注目視日久不瞬瑩中私謂同省曰此公視日不瞬真大貴人也 聞見錄云王冀公欽若謁錢希白適希白延術

士考休咎不容通謁冀公厲聲詬闢人術者聞之曰此人形聲相稱世無此貴希白台之冀公神貌疎瘦復贅於頸舉止山野希白蔑視之冀公起術人歎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錢戲曰中堂之內便有此等宰相乎術人正色曰此人不作則已若作之君臣相得錢曰他日當陶鑄吾輩乎曰恐不在他日後希白方為學士冀公已真拜矣 明沐化類編曰徐昂泰州人登弘治甲辰進士初無嗣因赴試遇京有相士王姓者言多中士大夫皆神其術昂往問嗣王曰君相不容嗣為之奈何徐初亦不為忿及登第出守西安因途納一嬖頗妍徐詰

其姓嬖詳告之曰予某地人父名某作某官喪於某年向以歲饑為賊暴掠售於此徐憫其為故家女也即焚券不令為妾及之任擇郡民行修者出簪服配之秩滿復入京王見之驚曰君相異矣子星滿容詎非培德所致乎後徐氏庶妾一歲而育五子咸磊落越人

相術三

原山庭

犀角

子貢自山庭之相犀角豐盈賢明之相

蜂目

豺聲左

增龍顏

鳳頸史

鳳頸史

鳳頸史

云楚王以商臣為太子子不可立之是也蜂目豺聲忍人也天子不可立之是也漢高帝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唐袁天綱見武后母曰夫人法當生貴子后方幼姆抱以見綱給以男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瞳鳳頸若為女當作天子

方術部 相術 問世類 卷三十三

廣記云唐貞元末相骨山人以無目故逢人及出手捫之
必知貴賤房次卿方勇於趨問之曰何如答曰不足言不
謁者盈巷觀次卿已出迎極人臣何必更言杜循後果
足言且道簡杜長秀才位極人臣何必更言杜循後果
帶相印鎖西蜀云馬蹄聲曰王參政而善聽聲丁晉公守
金陵王生潛聽其馬蹄聲曰王參政而善聽聲丁晉公守
其言原女當貴父不祥黃霸與善相者同出見一婦
霸娶為妻與之終身莊子則祥矣父則不祥也
必貴當刑而王將軍也趙簡子曰是子其母賤霍婢
也奚道貴哉子曰當刑而王將軍也趙簡子曰是子其母賤霍婢
氏少時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將軍也趙簡子曰是子其母賤霍婢
人有相我當刑而王將軍也趙簡子曰是子其母賤霍婢
裕曉相術每舉鏡笑後果驗知刑未嘗不
僕之於地後為先主所殺見錄云李承之在宋仁宗朝官
敦骨類多遜州縣因邸報包拯拜參政或曰朝廷自

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無能為今知鄞縣王安石
眼多白甚以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歸田錄云
初寇萊公年十九擢進士第有相者曰君相甚貴但及
第太早恐不善終若功成早退庶免深禍君骨類多遜
耳後果如其言

相術四

原額有龍犀足履龜文朱建平相書曰額有龍犀入
角後漢李固狀貌有奇表鼎
歸田錄曰感蔡子之廉慤從唐生以決疑漢書蒯通
誰說韓信曰相君之而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不可言
豎理徹指縱理入口皆至方岳不過郡
言侃後以針刺決之見血灑鮮焉
公字後果應陳訓謂周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岳功
吏善相者陳訓謂周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岳功
方術部

尚書通考卷三十三

相術

三

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不就善相為奴封侯鑄錢

餓死衛青至甘泉居室有劍徒相青官至封侯通有相

山鑄錢景帝時以犯法竟至餓死獄中與銅長身瘦

面河目海口多周壽皇公長身瘦面狀如野鶴在翰苑

但恐福薄耳蓋疑其相也一老瑞在旁奏曰官家所歎

為之一笑未幾必大登庸為太平宰相亦如必大清癯上

又享清閒之福十有餘年方卒伏犀貫腦騰蛇入口

貴相人也徽宗時為參政馬君伏犀貫腦背若有負

表天綱見張行成與馬周曰及公者然而澤赤而耳無

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君晚得官位終宰相岑文本

謂周曰為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後四十八歲而

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以父被罪

拾得玉帶二屏帶一以賂要津實於欄楯忘收而去度

假得還之後相者見之驚曰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

則非某所知也此兒有奇骨孺子有好相溫晉極

後果登相位也此兒有奇骨孺子有好相溫晉極

元子朱壽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孺子有好相溫晉極

為溫嶠所賞故名之曰溫兒有奇骨孺子有好相溫晉極

建大功既言便去莫知所在唐舉戲蔡澤法真指

胡廣持國令有諸舉曰有之若臣者何如舉熱視策曰

君曷鼻巨有離顏威羈吾聞聖人不知者壽也舉曰四十三

舉戲之乃曰富貴吾自不聞聖人不知者壽也舉曰四十三

澤笑謝去謂其御者曰吾躍馬肉食四十三亦足矣

後果為秦相廣為郡散吏太守法雄子真名知八雄

勅真令助求人悉名諸吏令真窺有知人之鑒論

形相之妄許王朗聖人是帝王之貌小史有封侯

之骨孔叢子曰仲尼聖人之表河日龍額是帝王之貌

方術

開蓋頁白卷三十三

相術

天

辱進自傷請蔡父相大奇其貌曰小薄姬王者之

妃史有封侯之骨當以經術進因病而歸惟德受天以形合

相許負相 喬元相貴賤且殊 榮枯斯等 虛陳禍福 謬託災祥

論性命之期 定吉凶之兆 衛青起自牧羊 蔡

澤終聞躍馬 貴賤之表近取諸身 休咎之徵如指

諸掌 辨吳絜之貴始自幼童 知陶侃之榮當期老

耄 鑄錢鄧通 魏文帝之深意 賣珠董偃 遇館陶之

厚恩

相術五

詩宋劉克莊贈馬相士詩曰嫗貌何妨至輔臣猴形

亦有上麒麟伏波眉目空如畫不是雲臺劍佩人 又

荀卿初了心形者蒯徹安知背面哉別有精微書不載

待君見了季咸來 文天祥贈鏡湖相士詩曰五月五

日揚子江心水鑄作道人雙瞳子吾面碟子大安用鏡

照二百里 又贈秋月葉相士詩曰急流勇退神仙跛

蹙龍鍾將相借問華山山中何似天津橋上 元趙孟

頰贈相者詩曰吾聞伯樂善相馬一顧千金長高價何

人個儻買權奇滿眼鴛鴦駘居櫪下張君年少目有神走

半江湖多閱人我生瘦懶乏駿骨浪許騰驤防失真連

朝春雨今始晴花枝照眼生春情樓前山色橫翠靄湖

上柳黃飛亂鶯便須酤酒與君飲醉倒花前猶滿引懶
從唐舉問流年欲向德翁謀小隱 鄭元祐贈薛相士
詩曰子有唐生術誰知范叔寒知無狼顧骨可有鶻皮
冠野日晴猶嫩春泥曉未乾多君遠相顧不用畫灰看
原論魏曹植相論曰世固有人身瘠而志立體小而名
高者於聖則否是以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參漏文
王四乳然則世亦有四乳者此則駑馬一毛似冀耳宋
臣有公孫呂者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寸名震天下若
此之狀蓋遠代而求非一世之異也使形殊於外道合
其中名震天下不亦宜乎語云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

慶而歡樂必還之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色有先
見也故扁鵲見桓公知其將亡申叔見巫臣知其竊妻
而逃也 王朗相論曰仲尼之門童冠之群不言形相
之事抑亦難據故也古之人固有懷不副其貌行不稱
其聲者是故夫子以言信行失之於宰予以貌度性失
之於子羽聖人之於聽察精矣然猶或有所不得以此
推之則彼度表捫骨指色摘理不常中必矣若夫周之
叔服漢之許負各以善相稱於前世而書傳記其効驗
之尤著者不過公孫氏之二子與夫周氏之條侯而已
增唐李德裕折羣疑相論曰夫相之相在於清明將

之相在於雄傑清明者珠玉是也為天下所寶雄傑者
虎兕是也為百獸所伏然清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豐富
雄者必當昌侈不能得大柄無而有之者在乎粹美而
已余頃歲莅淮海屬縣有盱眙山多珉玉剖而為器清
明洞澈雖水精明冰不如也而價不及於凡玉終不得
為至寶以其不粹也清而粹者天也故高不可測清而
澈者泉也故深亦可察此其大略也余嘗精而求之多
士以才為命婦人以色為命天賦是美者必將有以貴
之才高者雖孟嘗眇小蔡澤折頰亦居萬人之上色美
者雖鈞弋之拳子夫之賤亦為萬乘之偶然不如清而

粹者必身名俱榮福祿終秦張良是也擇士能用此術
可以拔十得九無所疑也 **增**又杜牧相論曰呂公善
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為天子呂后復
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
數人亦言當為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
呂氏自稱制通為后凡二十有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
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
也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且以一女子一
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
不知一女子為呂氏之福耶為禍耶一男子為楊氏之

禍耶爲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呂氏楊氏之禍乃可謂善相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爲況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爲大儒矣

原贊周庾信蔡澤就唐生相贊曰蔡澤羈旅唐生決疑無勞神策不問靈龜富貴自取年壽須期雖云異相會待逢時

原序梁陶弘景相經序曰相者蓋性命之著乎形骨吉凶之表乎氣貌亦猶事先謀而後動心先動而後應表裏相感莫知所以然且富貴壽夭各值其數董賢甫在

弱冠便位過三公貨半於國而裁出三十身摧家破馮唐袴穿郎署揚雄辟立高閣而竝至白首或垂老玉食而宦不過尉史或穎惠若神僅至鬚鬣或不辨菽麥更保黃耆此又明其偏有得也 劉孝標相經序曰夫命之與相猶聲之與響聲動乎幾響窮乎應雖壽夭參差賢愚不一其間大較可得聞矣若乃生而神睿弱而能言八彩光睂四瞳麗目斯實天姿之特達聖人之符表洎乎日角月偃之奇龍棲虎踞之美地靜鎮於城纏天關運於掌策金槌玉枕磊落相望伏犀起蓋隱鱗交映井宅旣兼食匱已實抑亦帝王卿相之明効也及其深

目長頸頰頰感羈蛇行鷺立猥喙鳥味觔不束體血不
華色手無春萸之柔髮有寒蓬之悴或先吉而後凶或
少長乎窮乏不其悲歟至如姬公凝負圖之容孔父眇
栖遑之迹豐下知其有後黃中明其可貴其間或躍馬
膳珍或飛而食肉或阜隸晚侯初形未正銅巖無以飽
生玉饌終乎餓死因斯以觀何事非命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三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四

巧藝部一射

射一

原世本曰逢蒙作射 **增**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
獲之無不利 **原**周禮曰凡射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
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
容樂以狸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三耦射一侯一獲一
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
以采蘋五節二正 節樂之節也容乏也豻獸名獲弊也 **增**周禮曰地官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曰六藝禮樂射

巧藝部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四

射

御書數 又曰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 又曰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 又曰天子用王弧射虎侯用唐大射熊侯用夾庾射豹侯 又曰服不氏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 又曰庭氏掌射國中之祆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考工記曰凡析幹射遠者用執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蓄粟不弛則弓不發 **原**禮記曰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曰某有負薪之憂懸弧之義也 又曰射有似

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增**又曰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所有事也故必先志於其所有事 又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 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良弓勁弩皆自韓出射六百步之外 又曰射者方將修其溶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鬪磻引微繳折清風而耘矣故晝遊乎江湖夕調乎鼎鼎夫黃鵠其小者也 楚辭九歌曰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 楚辭天問曰馮珖利決封豨是射 **原**老子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

巧藝部 射 尚書卷三百二十四

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莊子曰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鵠而不見鷄以五鈞射者見鷄而不見雀 尸子曰鴻鵠在上韓弩以待若發善否問二五弗知非二五難計也欲鴻之心亂也

增墨子曰善射者不盡弓力 **增**淮南子曰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鏑在五步內今學者欲學古而不知變是越人射也 **增**又曰夫括淇衛籥簫載以銀錫雖有薄縞之幘腐荷之矰然猶不能獨射也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革盾矣 又曰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也 又曰烏號之弓谿子之弩

不能無絃而射 吳越春秋曰陳音云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足蹉右足橫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煙與氣俱發得其平和神定思閒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豈況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 呂氏春秋曰射杓者欲其中小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 說文曰弓弩發於身中於遠也 白虎通曰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 又曰夫射者執弓堅心平體正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養德也 通元經曰弧弓為射非絃而不能發天之為射無弓必中 太元經曰密雨溟沐潤於枯瀆三日射

谷 水經注曰會稽有射的山遠望如射侯其中石室
方丈謂之射堂 蜀志譙周傳曰諺云射幸數跌不如
審發 太平御覽曰善射者調弓定準見可而發 顏
氏家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觀德擇賢亦
濟身之急務也

射二

原 山海經曰軒轅國在窮山際其不壽者八百歲人面
蛇身尾交首不敢西射畏軒轅之丘 **增** 山堂肆考曰
唐堯時有名羿者善射河伯溺殺人則射其左目風伯
壞人屋室則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獬豸之屬有功於天

下 吳越春秋曰陳音云黃帝之後有弧父者產於楚
之荆山生不見父母兒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後以其
道傳羿 山堂肆考曰堯時有名羿者善射夷羿慕其為人亦名曰羿 帝王世紀曰
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游賀使射雀曰生之乎殺之乎
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其右抑首而愧終身
不忘 列子曰逢蒙之弟子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射其
目矢來注眸子而眊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 樂記曰
武王克殷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
射息 穆天子傳曰天子東游飲於留祈射於麗谷
增 禮記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 **增** 左

射

射

射

射

傳曰魯莊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
原列子曰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
增又曰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
又曰紀昌學射於飛衛既盡其術乃謀殺衛一日相遇於野交射中路矢鋒相觸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
莊子曰列禦寇為伯昏瞿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於其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偶人也伯昏瞿人曰是射之射也非不射之射也
原左傳曰晉將戰潘厓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

徹七札焉以示楚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賤其不尚智謀於射力必當死於藝也}尸子曰荆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王曰吾欲得之養由基援弓而射之拂左翼王大喜
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石矢摧無跡渠子見其誠心金石為之開而況於人乎
增潛確類書曰宋景公使工人為弓九年乃成公登虎圈射之矢踰西霜之山餘力逸勁猶飲羽於石
新序曰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以射兕於雲夢
史記楚世家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

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雁羅鷲
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 列女傳曰晉平公使
工為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公怒將殺工其妻見公
曰妾之夫造此弓亦已勞矣而不穿一札是君不能射
也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杖右手放發左手
不知公以其言為儀而穿七札 三輔黃圖曰秦始皇
作臺高四十丈嘗射鴻於臺上故號鴻臺 史記曰漢
有善騎射者樓煩楚將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 原
又曰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
之中沒鏃視之石也因復射之終不復入廣所居郡聞

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
殺之廣為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子孫他人莫
能及 又曰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
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
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
鵬者也 漢書曰匈奴畏鄧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狀交
弓射之莫之能一中 增又曰李陵自請曰臣所將屯
兵皆荆楚勇士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 說苑
曰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
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

下清冷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
 且何罪 漢書循吏傳曰鮑永為魯郡太守孔子闕里
 無故荆自除永謂府丞及魯令曰闕里自開豈夫子欲
 令行禮耶乃會人眾修鄉射之禮 古詩紀注曰漢明
 帝東巡有烏飛鳴乘輿上虎賁郎射中之遂作射烏辭
 帝賜錢百萬令亭壁皆畫焉 後漢書陳王寵善弩射
注華嶠書曰寵射其秘法以天覆地參連為奇又三
 微三小三微為經三小為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
 在機 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曰向有紫髯將軍
 長上短下大便馬善射是誰荅曰是孫會稽也 魏志
 曰挹婁國古肅慎氏之國也善射人入目 原魏書曰

文帝共上常獵為虎所逐顧射應聲而倒太祖壯其擊
 勇使將武騎 吳志曰太史慈猿臂善射弦不虛發常
 從孫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罵以手持樓櫓
 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櫓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
 此 典論文帝自序曰少好弓馬逐禽輒十里馳射常
 百步後歲猶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暮春和風扇物
 弓燥手柔草淺獸肥於鄴西獵終日獲麀鹿九雉兔二
 十 晉書曰魏舒為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
 舒常為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
 其善射舒容範閒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

增又曰劉曜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稱為神射
又曰庾翼師次襄陽大會參伍陳旌甲親授弧矢曰
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其氣十倍 異苑曰
晉阮明泊舟西浦見一青衣女子彎弓射之女即軒雲
而去 燕書曰賈堅彎弓三石餘烈祖親試之置牛百
步外使射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老矣正可中之
恪大笑射發一矢拂脊再一矢摩腹皆附膚落毛恪曰
能復中乎堅曰所貴者以不中為奇中之何難乃一發
而殪 魏書曰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文成帝彎弓
發矢出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三十步遂刊石勒銘

北史后妃傳曰神武迎蠕蠕公主還爾朱氏逆於木井
北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鴟應絃而落妃引長弓斜射飛
鳥亦一發而中神武喜曰我此二婦並堪擊賊 北齊
書曰高隆之於塙土上立三人像為壯勇之勢文宣曾
至東山因射謂塙上可作猛獸以存古義何為終日射
人隆之無以對 北史曰宇文顯和膂力絕人彎弓數
百斤能左右馳射 南部新書曰王栖曜善射嘗與文
士游虎丘寺先以一箭射空再發中之 隋書曰宇忻
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 朝野僉載曰隋末有
嗜君謨者善閉目而射志在目則中目志在口則中口

裨海曰高麗國王侍婢立王左右有氣自天而下入其口孕十月生男名曰東明善射王恐爲國害欲殺之東明走彎弓射水魚鼈爲梁以渡唐書曰太宗討劉黑闥於肥鄉南列陣有突將直衝刃將接太宗以天策上將大箭射之中心洞背又曰薛仁貴領兵擊九姓突厥高宗出甲試之曰古之善射者穿七札卿且射五重仁貴射而洞之又曰李晟性雄烈善騎射從王忠嗣擊吐蕃有驍將乘城拒關晟引弓一發而斃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宋史曰王審琦厚重有才畧尤善騎射周世宗召禁軍諸校宴射苑中審琦連中的世宗

嘉之 又曰張永德屯下蔡牙帳前後隊皆金銀刀槊永德善騎射左右分掛十的握十矢疾馳互發發必中又曰高行周爲北面前軍都部署子懷德從征至戚城被圍數重危甚懷德左右射縱橫馳突衆皆披靡以功領羅州刺史賜珍裘寶帶名馬以寵異之又曰周仁美還澶州召見會令諸軍射仁美自稱筋力未衰願對殿廷發二矢上許之又曰王榮善射嘗引強注屋棟矢入木數寸時人目爲王硬弓又曰范廷召善騎射嘗出獵有羣鳥飛過廷召發矢並貫其三觀者駭異又曰陳堯咨工隸書善射嘗以錢爲的一發貫其中

燕射記曰孝宗幸玉津園講燕射禮塚前排招箭班服紫衣幞頭叉手拱立御箭之來能以幞頭取勢轉導入的亦絕技也清波雜志曰政和五年燕輔臣於宣和殿宮人列殿下鳴鼓擊柝躍馬如飛剪柳枝射繡毬擊丸据鞍開神臂弓妙絕無倫衛士皆有愧色遼史曰神冊五年夏有龍見於拽刺山陽水上太祖射獲之藏其骨內府又曰興宗獵黃花山獲熊三十六尋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賦試進士於庭金史曰太祖成童即善射一日遼使坐府中見太祖手持弓矢使射羣鳥連三發皆中遼使瞿然曰奇男子也又曰宗

雄九歲能射逸兔年十一射中奔鹿世祖坐之膝上曰兒幼已然異日出倫輩矣又曰熙宗獵於海島親射五虎獲之平章政事烏野獻東狩獲虎賦又曰烏延查剌射淮上柳矢入樹飲羽元史曰搠阿精騎射帝嘗與賊遇將戰有二飛鷺當空令搠阿射之請曰射雄者乎抑雌者乎帝曰雄者一發墜其雄賊盡驚不戰而去又曰董俊字用章少力田長涉書史善騎射金宣宗貞祐間橐城令立的募兵射上中者拔為將衆莫能弓獨俊一發破的遂將所募兵迎敵又曰張珪少能挽強命中嘗從其父出林中遇虎珪抽矢直前虎人立

洞其喉一軍盡歡 明大事記曰滁州之柏子潭有龍祠水旱禱之輒應上因滁旱彎弓注矢立潭西祝曰吾與神約三日必雨連發三矢而還後三日果大雨開國臣傳曰常遇春猿臂善射元兵五萬陣洛水遇春單騎突之敵攢槊來刺遇春發一矢殪當先者大呼而入敵遂潰 又曰上欲廢孟子配享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坦胸受射曰得為孟子死足矣上見其誠懇命太醫療射 紀事本末曰張忠許泰領京邊軍討宸濠餘黨較射教場強巡撫王守仁射故不得已應之忠泰笑守仁乃三發三中北軍皆驚歎 列朝詩集小傳

曰北地李夢陽罷歸家居賓從日進間從汲維少年射獵繁吹兩臺間 又曰揚州王醇從季父游長安會麻大將軍大閱將士醇輕裘快馬馳突演武場引弓破的矢矢相屬大將軍欲舉以冠一軍醇笑謝曰家本書生聊用遊戲耳

射三

原 釋志 明節 禮記射之為言釋也 釋者各釋已之志也 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故 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立 立德 又曰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 觀德 又曰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 禮樂 又曰射者所以觀盛德 陳樂 備儀

巧藝部

引益類編卷三十四

射

漢書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春秋鄉射陳樂揖讓後漢
 劉昆字桓公教授五百餘人每春秋鄉射常備典儀以
 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次以射兔首縣宰率吏屬觀
 之王莽以昆聚徒私行大禮潛上乃擊昆及家屬莽敗
 免乃有志上功尚書若射之志乃擊昆及家屬莽敗
 禮以酒脯醢以祭其為位服不氏受獻之位又祭侯之
 獻獲者於侯薦脯醢設折俎與薦皆三祭設鵠
 棲鵠之為馬又梓人為侯設鵠注鵠與薦皆三祭設鵠
 居一焉上兩個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上方猶等也
 古尋緝寸焉張皮而棲鵠則卷以功注云方猶等也
 謂布可以維持侯者上個下個皆謂舌或謂之舌者
 取其出而左右也網以侯射上廣下狹蓋取象於人張臂八
 尺張足六尺也網以侯射上廣下狹蓋取象於人張臂八
 也須籠網者舌維持侯者網以侯射上廣下狹蓋取象於人張臂八

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
 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
 者謂祭祀時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
 侯及羣臣與鄉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
 釣尺井儀藝一曰五射注云白矢參連刺注襄
 三正三周禮曰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為鈞
 立詳於中庭南當洗東肆注所設曰司馬出於左物之南立
 設幅於庭東南當洗東肆注所設曰司馬出於左物之南立
 矢者長如中庭南當洗東肆注所設曰司馬出於左物之南立
 籌乘矢禮全耦為正貴全數十者畧以挾矢應絃
 四矢既挾十耦為正貴全數十者畧以挾矢應絃
 儀禮司射注堂西袒決發則應絃而倒十
 司請射注堂西袒決發則應絃而倒十
 時則謂之拾斂也禮一遂絃非射
 射

鳥輒歷飛而中之日射兔得五十頭太武常命左右分
 射勝者中的籌滿詔渾解之江州刺史庾悅隆安中為司
 能常引侍左右晉書曰其甚毅先就府借康堂與親故
 徒長史曾至京口劉毅時其處毅告之曰毅輩進否之
 出射而悅與僚佐後來奪其處毅以今日見讓悅不許
 人合一射其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家訓曰世之常射為
 射者皆散唯博射賭射願氏冠冕儒生多不習此
 別有博射如故博射賭射兵射冠冕儒生多不習此
 北史曰魏孝文帝與中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遙在
 騶朋內而楊播居帝曹遙射侯正中籌限已滿帝曰左
 衛等足右衛笑曰雖養由之妙何復過是遂舉厄以賜
 箭中正帝笑曰雖養由之妙何復過是遂舉厄以賜
 播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能可謂古之射也
 下射戲射漢哀帝紀曰帝賞卿之能可謂古之射也
 王尊之弟也善射初孝武在洛於華林園戲射以銀酒
 厄容二升許懸於百步外命善射者十餘人共射中者
 即賜之順發射馬射猿畫墁錄曰房陵有獵人
 矢即中帝大悅

射雉冠一境矢無虛發常遇猿凡七十餘發皆
 不能中後乃舉手長揖而去因棄弓矢不復獵射麇
 射麇金史曰宗維村武驕健常走馬射三疊已中其
 獲之鹿鳴者呼一覆至命奚臘葛射應絃而踏上大悅
 為鹿鳴者呼一覆至命奚臘葛射應絃而踏上大悅
 獲兔中鳧續世說曰唐明皇東封至如會頓時有
 利發下馬持兔舞蹈曰聖人神武超絕若天上則不知
 人問無也上因問餽否對曰仰觀聖武絕若天上則不知
 猶為遊於池也後周書曰賀跋勝從太祖宴於昆明池時
 雙鳧遊於池也後周書曰賀跋勝從太祖宴於昆明池時
 請少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
 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
 興少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
 跳射常從行獵有一野羊立於懸崖太祖命
 善射常從行獵有一野羊立於懸崖太祖命
 左右射之莫有中者根求射之一發而中傷蛇
 中蛟異苑曰宋武帝裕小字寄奴微時伐荻新洲見大
 巧藝部

射

右

視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持藥問其故曰我王為劉
寄奴所射不合散傳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而返
陽人李增行經大溪見二蛟浮水上發矢射之蛟中
焉增歸因復出市有女子素服銜淚持所射之箭增
問焉女荅曰何用問焉為暴若便以相還授矢而滅
至家暴死於路正已平志求諸義曰射者仁之道也
射以平論曰侯道耦次周禮司裘注曰已者正而後發
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中之大則取於侯道
次注大射曰遂命服猛養勇尺又鄭司農注云方十
三耦取弓矢於次服猛養勇尺又鄭司農注云方十
尺曰正四寸曰質猛也李呈芬射經曰手強而弓弱
是謂手欺弓示服猛也李呈芬射經曰手強而弓弱
有能引滿數十力弓者其所常習無過九力之弓所以
養勇也設豐拂矢注將飲不勝者豐形似豆而卑

唐志曰射日皇帝服武弁文武官公服引入樂作如元
會儀千牛將軍北面張弓以袂順左右執附右執
箭拂矢一供御以釋弮揚解壘弓忌鄉射記曰
孔子觀射於矍相圃又使龍壇狸步於竟則虎
公龍禮序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注狸步謂射天子謂
之射人若王射則以狸步張三侯注狸步謂射天子謂
為也其發必獲八彘六尊漢書曰陳敬王羨薨子
者大射禮注高慎諫國相曰諸侯射豕鈞立多不法行天
能八彘六尊禮注高慎諫國相曰諸侯射豕鈞立多不法行天
曰右手第詩曰彼射命弟了祈爾爵入筈靡稍經射
援其入筈又曰矢在弓右視在箭左箭發則靡其稍
厭其入筈較獲決訟射北齊書曰斛律羨及光孫會射
仰其入筈較獲決訟射北齊書曰斛律羨及光孫會射
而觀之曰明月豐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
樂每出收遊即較所獲光獲雖少必麗龜達腋羨雖多
巧藝部

射

射

射

非要害之所光嘗蒙賞或去被捶人問之曰明月必背
上著豐樂隨處即下手數雖多射下秦人戰大敗之皆
射的能中者勝民皆疾習射及與秦人戰大敗之皆
善射也角勝殿後宋史曰沈括至延州命廬市良家
故也邊人雖教執弓博矢唯恐不獲越歲得徹札超
勞者千餘皆補中軍明紀事本末曰燕師至東昌為
乘者千餘皆補中軍明紀事本末曰燕師至東昌為
盛庸等所敗補中軍明紀事本末曰燕師至東昌為
騎射尤精獨以一騎殿後善射者不敵近王冠軍溢
的當書田頌傳安仁義以善射者不敵近王冠軍溢
賜金遺馬後魏書曰元庫汗為羽林中郎從駕而
整太祖大悅賜金以旌其能乘輿命庫汗射之應弦而
宗康定元年使韓丹告用兵四部黎丹厚禮之與同出
觀獵延積射一發中走免黎丹
主遺以所乘馬及他物甚厚
京兆杜陵人也見羣飛雁曰請射行中第三雁射之應
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雁曰魏書曰孝武即位諸著并

遣使朝貢帝臨射宴之有鳴飛於殿前帝素知竇熾善
射因欲誇示遠人乃給緘御箭命射之錫應弦而落
洞盾中鞍吳志注曰魯肅南徙州追騎至肅自植
相率還五代史陸思鐸以懸莎分竹周書豆盧
善射知名射中莊宗馬鞍以
草與梁企定遇於平涼州相與肄射乃相去百步懸莎
宣宗幸苑中顧仗外舍屋際有倚竹一竿去馬百
步外帝曰朕以法制威天下而連年兵不解今射此竹
卜其濟不懷袖挽弓一發洞其於馬前插蔗帖梅
為一矢貫於外左右呼萬歲賀於馬前插蔗帖梅
齊春秋曰宜都王鏗太相第十六子善射嘗取甘蔗插
地自步射之十發十中天中記曰齊柳惲嘗與琅邪
王瞻博射嫌其皮闊乃摘梅帖開堂闢圃錯曰孟
烏珠之射上必命觀者驚駭開堂闢圃錯曰孟
郊為溧陽大政記洪武二十五年令國子監關射圍開
諸生雙鞬兩鞬安突圍而出近則刃牙俱發輒害
巧藝部
射

五六遠則雙帶兩韃左右馳射左傳曰衛獻公出奔
初尹公孫丁御射於魚曰射而為背師望雲看月
追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而還搏矢折弓吳莊子
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而還搏矢折弓吳莊子
碎事射詩云百步望雲立九規
看月張敘神堯皇帝之射也
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恟然起而走逃於深莽有
一狙焉見巧於王衆狙見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
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宋史曰賈舜卿字希
便以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宋史曰賈舜卿字希
元仕宋神宗為青淄路都監使持節丹主客馬祐言昔先
公客省善射君當傳家法置酒請射舜卿發輒中祐使
人持二弓示力定手熟敵射箭惟威將軍繼光云對
節短則人莫能避矣余坡遺事曰陳亮咨善射亦以
自於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翁釋擔而睨之久而去其
發乎翁曰無他但手熟耳陳亮然曰爾安敢輕吾射亦
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耳陳亮然曰爾安敢輕吾射亦
以杓酌油瀝瀝自錢孔入而錢不濕因地以錢覆其口徐

手熟爾陳有禮無欲禮曰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
笑而遺之有禮無欲禮曰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
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不可射諸射之斃一人又及斃
二曰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足以反命矣孔
子曰箴人之中又有禮焉符子曰夏王使羿射於方
尺之皮徑寸之的乃命羿曰子射之容無定色氣戰於胸
中乃援弓而射之不中更射之又不中夏王謂彌仁
彌仁曰若羿也發無不中而與之賞罰則不中的者何也傳
矣夏王曰其人聞子之言始得無欲之道羿
為諸侯易弦木為弧刺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射官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度比於樂中多者得與祭而
君有慶少者不與祭而君有讓慶者益地讓者削地故
曰射者射也不出正不主皮詩終日射侯不出正力
為諸侯也引猿臂控鳥號射瀆水射的山明王
科不同引猿臂控鳥號射瀆水射的山明王
巧藝部引猿臂控鳥號射瀆水射的山明王

兩航記曰出金間十里曰楓橋楓橋十里曰射

支中併實英維記曰袁術遣人招備并請靈等饗飲謂靈

曰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乃令直戟於營門

發中戰支遂罷兵吳越史天威中於龍山擊場酒酣

因以金餅置射柵之上命蕃使射之蕃使一發中餅之

實武肅王使崔詢曰汝能賽之乎詢曰願假王威德請

燕中嘴實以勝王遂授以親箭二發

雙鳥魏畧曰成公英從大祖出獵有三鹿走過命英射

而爭肉晟彎弓馳往遇鵬相覆一發雙貫焉

手射生手金史曰李成勇力絕倫能挽弓三百斤宣

人盡殫從安祿山入朝留為射生子弟

連尹射盤

馬射春秋正義曰屈蕩為連尹服虔云連尹射官言射

射四曰射親五曰野戰六曰輪弄

射左傳曰吳王勇而輕若敵之親門我獲射之必殫是君

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臣隱於短牆以射之

見紉醉後箭歸而刻木書曰酒徒蔣

濟以弓矢射之蔣聞之亦不能制

弓外史橋杓曰蜀王建次子元膺善射翰林學士毛文

宋錫作賦美之元膺曰窮措大畏此神箭否

繼遷勁弓三皆力及一石六斗繼遷意非有人能挽也

至是士皆引滿平

射有餘力乃大駭

從憲出獵於鹽州圍中手射野馬及鹿

史曰耶律幹臘趨捷有力善騎射車駕獵頡山適豪豬

伏叢帝射中豬突出御者托滿

拾纒而避幹臘復射斃之帝嘉賞

射黃羊斃蒼虎

射

金史曰完顏思敬體貌雄偉年十一從太祖獵詔射黃
 羊獲之歷代名畫記曰唐貞觀間郭杜有蒼龍為患
 天引三引釣一矢斃之號曰元鳳太宗之弟也
 朱襦擲畫毬儀禮曰君與射則為下射袒朱襦樂作
 能射錢中孔嘗自抱畫毬物與射則為下射袒朱襦樂作
 擲馬上馳而射之無不中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
 能者罰之又自射針象牙簪一發中之左右布帛有差又
 幸關口登雞頭山射象牙簪一發中之左右布帛有差又
 淳熙二年後苑觀射上曰近來諸軍射藝頗精每射訖
 入鐵籠淺深賚賜有差射貫松牌射柳枝張庭瑞
 字天表仕元世祖為諸蠻夷詔官慰使時叛蠻善飛鏢
 聯松枝為牌自蔽行省命庭瑞討之庭瑞所射矢出其
 海曰宋嘉祐間上設燕瓊苑觀衛士射柳枝習禮
 臺禮射宮詩又曰漢大射四年帝幸後苑賞花習射與

近臣言及大射投壺飲酒之禮
 因命直館各賦射宮五言六韻詩
 又曰宋淳化五年中書門下獻大射圖自周官射禮及
 開元開寶禮制酌損益草定其儀大約如朝謁元會之
 禮親四類又劉懷德以所聞德用射法之要分為十篇
 為射法開畫埽習丹墀馬埽射場周迴四百步皆
 一卷石丹砂及彩畫於埽旁聚金玉錢貝之寶以賞百戲
 文士日習射引大黃休深翟劉朝詩集小傳曰明
 衛士日習射引大黃休深翟劉朝詩集小傳曰明
 於門內丹墀引大黃休深翟劉朝詩集小傳曰明
 黃裳贊畫宋司馬軍事擊後平壤城追奔貫陣引大黃
 射金甲酋逾舍山鳥而還穆天子傳曰仲冬丁酉天
 子射獸休洞犁耳中帶鈎前秦錄曰符琳堅之第
 於深翟休洞犁耳中帶鈎前秦錄曰符琳堅之第
 引五百斤射洞犁耳王充論衡曰貫童髻中刀
 管仲與桓公爭引弓射之中其帶鈎貫童髻中刀
 環宋史曰楊守珍學兵家方畧善射家童過堂下一發
 巧藝部人服其精晉書載記慕容翰奔還本國有勁

騎百餘追之翰遙謂之曰吾既思戀而歸理無返面吾
 之孤矢汝曹足知無為相逼自取死也吾處汝國久誓
 不殺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汝便宜返不中可
 前也諸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中鏗追騎乃散
 中鷺
 目 中鷺毛 唐書石雄徐州人初討劉積水次見白鷺
 對帝下詔褒美 天寶遺事曰羽林將劉洪善騎射常
 對御使人於風中擲鷺毛 洪連箭射之無有不中帝賞
 賜厚 洞門闔 貫甲橋 西陽雜俎曰太宗虬鬚嘗戲
 常箭一膚射洞門闔 遠史曰遼阿古只
 驍勇善射臨敵敢前每射甲楯輒洞貫
 候 一矢復命 考工記梓人張五采侯此五正之侯也
 之飾又以五采畫雲氣焉其三次蒼次黃次元其去白
 蒼而畫朱綠 左傳楚王名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
 錡中項伏菟 君臣合射 父子為鵠 禮為人父者以
 一矢復命 鵠言各思念己之道 男子之事 君子之爭
 者以為子鵠言各思念己之道 男子之事 君子之爭
 鵠而射之中則得父子之道 男子之事 君子之爭

禮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 虎中鹿中 白羽
 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虎中鹿中 白羽
 朱羽 周禮君於國射則皮樹中於郊問白羽與朱羽糝
 於郊謂 飾以禮樂 獲以翽旌 王制曰在郊問中各
 主皮也 飾以禮樂 獲以翽旌 以其物獲士鹿中翽
 旌以獲注謂中獸 順羽而興 舍拔則獲 儀禮執矢
 角也似牛一角 順羽而興 舍拔則獲 儀禮執矢
 矯矢猿啼 引弓雁落 由某 以燕以射 如拒如
 附 之手也 獲者倚旌 獲者執旌 儀禮司馬又命獲
 為常負侯也 司馬又命獲者執旌以負 將觀盛德
 侯欲命射者見侯於旌深有志於中也
 必慎令儀 燕以序賓 射而選士 合射以禮
 序賓以賢 決拾既飲 弓矢斯調 大侯既抗 射
 夫斯同 君子必爭 賢者不失 弦不再控 矢不

巧樂部 射 射

虛發 假乎射焉 王昶戲論曰諸戲中唯射者男子之事在於六藝若欲戲唯得射而已其餘不得為也

端身如榦 直臂如枝 射經曰端身如榦直臂如枝左

是射家 垂弧之禮 探籌之法 禮東方以梧南方以

柳中央以桑西方以棘北方以棗 九射格曰探籌之法

魯鼓薛鼓 常矢庫矢 周禮射節疏曰禮記投

取半以下為投壺節盡用之為射節 圖出魯鼓薛鼓云

兕欲鬪 騰射經曰身前疎為鬪虎方 懷中吐月 弦上

懸衡 又曰出弓為懸衡 勢若追風 目如流電

放箭目勿瞬視身勿追風目如流電滿開弓急 羽析

九重 殿布七埒 周官注曰九節析羽九重設於長杠

於殿上布七埒於殿下自公卿大夫各有著位 筈不

虛殼 弦不空發 唐書霍王元軌從獵過羣禾帝使射

史曰胡藩字道序參太尉劉裕軍事從軍關中統別軍

至河東暴風乘小輪重艦度北岸魏軍牽得之藩氣憤率

素善射登岸射之應弦而倒者十 分曹習射 分番

送射 唐書田弘正軍中嘗分曹習射弘正注矢聯中

命諸將分番送射與弟麟與金人戰於和尙原選勁弩

唐書賈耽為東都留守故事居守不出城以耽善射優

詔許溫沙多門戰橫山仁 築土試射 連營馳射 史

大將溫沙多門戰橫山仁 築土試射 連營馳射 史

貴獨馳入所射皆應弦仆 築土試射 連營馳射 史

巧藝部 射 史

射 史

曰張疑少材稱疑居其下因挾弓與角勝負約築土
 趙氏子以材稱疑居其下因挾弓與角勝負約築土
 百步射之疑一發洞過矢激十許步抵大樹而止觀者
 歎服明紀事本末曰薛嵩齋詔至燕軍燕王乃耀武
 令各軍連營百餘里戈甲旌與客同射讓客再射
 鼓相接馳射其中使高觀之與客同射讓客再射
 唐書曰王武俊字元英德宗時為檢校太尉兼中書令
 武俊善射嘗與賓客獵一日射雉免九十五觀者駭伏
 宋史曰何灌字仲元武選登第仕徽宗時為管幹步
 軍司陪遠使射玉津園一發破的再發則否客曰太尉
 不能耶曰非也以禮讓客射賊中目射獸中鼻書唐
 耳張巡欲射尹子琦者真能辨因射萬為矢中者喜謂巡
 曰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審雲射一發中左日賊還
 去堂百四十餘步中的者賜良馬及金玉錦綵等有一
 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唯鼻帝羨最稱善特又加常等
 安解之景安引滿中獸鼻帝羨最稱善特又加常等
 從獵獲狐構火待鹿此史曰山強工騎射彎弓五

獵方山有兩狐起於御前詔強射之百步內二狐俱獲
 除內行長又曰余朱兆後魏太原王榮從子也少善
 騎射趨捷過人莊帝時榮曾送臺使見二鹿授兆
 二箭令取供今食遂構火以待之俄而兆獲其一仰
 射山阜回射浮圖高阜使衆射之皆不能至太祖南望
 發過唐書曰南霽雲抽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執曰吾
 破賊還必滅賀蘭雀屏中目雁臆貫錢皇曰高祖
 此矢所以志也雀屏中目雁臆貫錢皇曰高祖
 父射常白此女有奇相何可妄與人畫二孔雀屏間請
 婚射中各一矢陰約中目則許之閱數十皆不合高祖最
 後射中各一矢陰約中目則許之閱數十皆不合高祖最
 其臆射嘗與同輩出獵指一飛雁隨矢而落其鏃正中
 之碩學皆無識者人號為朱落雁番象蹂陣若卒
 墜樓乘巨象四面而立方以弩射象中創却蹂其陣
 因攻破之宋史曰馬仁瑀善射挽弓二百斤仕周世
 宗從征淮南至楚州攻水砦砦中建飛樓高丈餘世宗
 巧藝部

觀之相去殆二百步樓上望卒厲聲罵世宗怒甚命左右射之遠莫能及仁瑀引滿應弦而倒

寶劍能 玉帶旌勇 鳳又曰曲珍字君玉好馳馬試劍秦

能中珍後至一矢破之於百步外者與之諸少年百發不

長子也錢俶遣入貢於宋與江南使同侍宴射於後苑

帶 金錢作的 金危置侯 祖命輦至內庭惟吉瀾月太

養之三歲作弱弓輕矢植金錢為的俾之戲射十發八

中帝其奇之北史曰宇文貴仕西魏文帝在天游園

貴一發而中帝笑曰由基之妙正當爾耳 出戲馬臺

御儀鸞殿 出戲馬臺射 會要曰貞觀十一年九月五日

品以上官射 賞花禁苑 賦詩華林 玉海曰宋開寶

於儀鸞殿 尹鄭度石守信等賞花習射於苑中 晉

書曰應貞字吉甫武帝於華林園宴射貞賦詩最美

習射金鳳 闕射玉津 玉海曰宋建隆四年幸金鳳園

每幸玉津 賜金精盤 酌琉璃鍾 以隋書曰上賜王公

海曰宋淳熙間引輔臣使相至後苑觀步軍司弓弩手

命以琉璃鍾酌凌虛閣下上喜飲 十矢貫仗 一箭

室水 宋史曰趙振遷慶州以羣臣 巡檢使時金湯李欽

外共射欽等百發不中振置酒取細仗圍財數分植百步

箭從征討牙門劉錡瀟州車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善射

手貫版 陳書曰徐瑒剛毅有膽畧長騎射常從司空侯

腹俄而獸斃 於徐州出獵遇猛獸射之再發中口入

會州蝦蟆率騎兵五百皆披蝮蛇與鞏州之南山而攻取

人粹望之 貫凡射死數百人夏人震恐遂乃出降

巧藝部 射

射

立表百步 豎箭百步 唐書王栖曜傳 遇善騎射始

規百步立表而射 射破的寇相顧懼引去 後燕錄

曰慕容盛行遇賊盛曰汝欲當鋒乎試擊汝手 乘六閑

步我若箭中之宜慎汝命如不中當束身相投 乘六閑

盜乃豎箭一發中之盜曰相試耳資而遣之 乘六閑

馬 著五色衣 唐書志曰相試耳資而遣之 乘六閑

信勇悍 宗雄輕健 宋史曰信少勇悍 乘六閑

將迫乘輿射之一發而斃 金史曰宗雄方逐免捷懶

亦從後射之已發矢捷懶大呼曰矢及矣宗雄方逐免捷懶

手接其矢就射免 落鵬都督 射鵬都將 射鵬都將

從文襄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

旋轉而下乃鵬也 邢子高歎曰此射鵬手也當時號落

鵬都督 後魏書曰元幹善弓馬太宗出遊白登之東

北幹從有雙鵠飛於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幹自

請射之以二箭下雙鵠 君謨鑿鏘 李遠沒鏃 命朝野

軍中號為射鵠都將 君謨鑿鏘 李遠沒鏃 命朝野

曰隋末有臂君謨善射有王靈智者學射於君謨以為

曲盡其妙欲射殺君謨獨擅其美君謨時無弓矢執以為

短刀夫來輒截之末後一矢君謨張口承之遂斃其鏃

矣曰汝學射三年未教汝鑿鏘法 周書李遠嘗校獵

於沙洲見石於叢薄中以爲伏兔射之而中鏃入寸餘

親而視之乃石也 周文謂世載其 鑿鏘連墜 鏃首

德雖有此事公名不復爾可謂世載其 鑿鏘連墜 鏃首

忽穿 宋史曰宋太宗時康保裔善騎射嘗握矢三十引

漢有鐘信昭文使福州假道江西劉信出勞之謂曰亞

地乃酌大危望平劉信曰天子新有河南未熟公名也信曰

自罰言說而箭已穿矣 豎襄射鵠 熙古射鵠 國語

令遠聞君恂恂願乃趣赦之宋史曰劉熙古善騎射
 有鴉集戟門槐樹絲鐸惡之投以瓦石不去熙古引弓
 一發貫鴉於樹其能文固射雉海陵射鳥西京引
 令勿拔矢以旌其能文固射雉海陵射鳥西京引
 陵文固射雉海陵射鳥西京引
 自翳用射雉海陵射鳥西京引
 寶錯射雉海陵射鳥西京引
 路以爲射雉海陵射鳥西京引
 獲鳥詩崔彭射雉海陵射鳥西京引
 以調射雉海陵射鳥西京引
 射之常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鳴於梁上命彭
 平多虎是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且休山下有父老曰此
 處也稍北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是不信怒馬趣見
 馬辟易弓矢皆墜自是不復射
 射魚隋書曰韓洪平陳之後授行軍總管晉王大獵於
 倒陳氏諸將莫不歎服焉唐鄭常洽聞記曰汾陽有
 天池在燕京山上後魏考文帝以金珠穿魚七頭於池

放之後於桑乾原獲穿魚猶爲不信及以金縷拖
 羊箭射著此魚又於桑乾河得所射箭乃信焉
 覽負土飛雉集庭負土而起就視得石刻乃射堂舊
 址漢書五行志曰鴻嘉二年三月博士一發輒中
 行大射禮有飛雉集庭負土而起就視得石刻乃射堂舊
 再發皆中的隋書曰突厥入朝隋文賜射突厥一發中
 拜祝曰臣若赤誠奉國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
 也既射穎陰而中上大悅又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
 原使張穎陰而中上大悅又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
 許矣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吾爲節度使則中一發
 中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吾爲節度使則中一發
 母兄又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吾爲節度使則中一發
 即位乃重榮德軍節度使祖三發連中四發三
 中王海拜重榮德軍節度使祖三發連中四發三
 嘉州團練使嘗至太原飛將也神宗稱其勇比薛仁貴
 巧發三適曰今之飛將也神宗稱其勇比薛仁貴

華黎猿臂善射一日太祖從三十餘騎行谿谷間寇自
 林中突出矢如雨木華黎引弓射之發四矢於苑內有羣豕突
 遂引去太宗引弓射之四發豕有一雄豕直來衝
 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發豕有一雄豕直來衝
 馬唐儉下馬擣之太宗拔劍對豕顧而笑曰天策長史
 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擢之甚儉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
 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以馬得之
 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善之因命罷獵七矢平獠洞
 三箭定天山唐書馮蓋傳羅賓諸洞獠叛詔令蓋率
 眾二萬為諸陣先鋒時賊據險不可攻
 盡持弩語左右曰盡吾此箭可知勝負發七矢斃七人
 又薛仁貴傳時九姓眾十餘萬令驍健數十來挑戰
 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餘皆請降軍中歌附枝觀體
 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定 杯水觀心平 原貫蠶心於三年 穿楊葉於百
 步 擅弧矢肇於黃帝 射侯見於虞書 正觀武德
 之儀 開元安福之制 始暎畫而取象 終井儀以

奠名

原

算獲者負侯而俟

釋獲者執餘而俟

獲而未釋

其算獲者執餘而俟 釋獲者執餘而俟 獲而未釋
 矢以旌指教之 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告卒
 於中西與共而俟 將軍射虎以宣威 大夫射雉而
 取笑 增祈爵而發彼有的 得祭而益乎爾地 原

三年之妙雖貫蠶心 五善之容何乖狸首 考繹志

之文不專貫革 稽和容之善寧有主皮 行其燕禮
 以明君臣之義 射於澤宮以觀禮樂之節 發必循

聲既合采蘋之節 中則破的何慙穿葉之能 增進

退周旋仰先王之彛訓 升降揖讓合君子之令儀
 的暈重圓張三侯而興武 棚雲互綵齊六耦以獻功

擅百發之能隼必獲於墉上 臻五善之妙雀無全
乎彀中 赤羽連飛極破竹懸莎之巧 雕弧虛引有
吟猿落雁之奇

射四

增射鹿林中 乃飲天子傳曰仲秋丁巳天子射鹿於林中

射鳥獵獸 又曰天子四日休於 出質唱善苑劉向談

善若飲諸人夫酒公射是射鳥獵獸 唱 江渚射兕 楚共

王獵從南之野正觸王之起若雲蜺虎狼之嗥若雷霆有

狂兕發兕死車下 積射士 海錄碎事漢書云發積射

王大喜拊手而笑 射之 佩鞞射御者佩鞞 牽弓滿鏑中興後譙郡

也 射之 佩鞞射御者佩鞞 牽弓滿鏑中興後譙郡

周子文少時喜入山射獵忽山岫間有一人長五六丈
手捉弓箭箭鏃廣二尺許白如霜雪忽出聲喚曰阿鼠
子文不覺應曰諾此人牽弓滿 拔箭墮地 僧悟空在
鏑外見一猿坐樹杪弋人伺其便射之正中母腹母呼
其雄至付子已哀鳴數聲乃拔箭墮地而死射者折矢
不復射 中青綃 唐景龍中為宣樓殿遂入居之自是
氏臺之陰 歸 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
夜出旦歸歸 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
人領有絳綃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九當戰使九子助
我領有絳綃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九當戰使九子助
青綃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九當戰使九子助
不能射太宗賜射俱不著梁歐詢作詩朝曰急風吹緩
箭弱手強空借問誰為此多應是宋公後帝見此 長
兩手擎空 宋國中記曰唐

巧短箭式立功因行封爵命武懿宗統兵以擊之寇未
詩謂蕭瑀曰此乃四十字章疏也 由是與詢有隙 長
兩手擎空 宋國中記曰唐

入塞懿宗始逾邠郊畏懦而遁懿宗短陌元一嘲之曰
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高踰去賊七百里隈牆獨自戰忽
然逢著賊騎猪元一解之曰騎猪者初未悟曰懿宗無馬
耶何故騎猪元一解之曰騎猪者初未悟曰懿宗無馬
笑大俱三十步善射者常三元禮射廩廩與李奮俱非
不及塚而墜互言其工拙畬戲曰畬與廩俱三十步
左右不曉畬曰畬箭去塚三十步廬箭去身三十步
笑久怒馬得鵲宋文鑑方山子傳方山子使酒好劍
之使騎逐射之不獲方山子出郊較射倫多力善騎射時
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
馳馬出郊與侯家子弟少年較射問知輕弓駿馬
為常許事奉大白為壽輒引滿揮鞭馳去
又方山子鄭作往來梁宋間時從俠少年輕弓駿馬射
獵大梁藪中獲雉兔則獻石火炙腥肥悲歌痛飲垂鞭
而去射獵熊山六鈞弓與俠少年射獵熊山下晚年尤
酷好
擣蒲

射五

增詩周大射狸首詩曰今日大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
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實
參既說執旌既載于侯既抗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
既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躋其堂乃節其
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
嗟爾不寧侯為爾不朝於王所故亢而射汝強食食爾
曾孫侯氏百福 魏劉楨射鳶詩曰鳴鳶弄雙翼飄飄
薄青雲我后橫怒起意氣凌神仙發機如驚焮三發兩
鳶連流血灑墻屋飛毛從風旋庶士同聲贊君射一何

巧藝部

射

射

射

妍 晉應貞華林園宴射詩曰於時肄射弓矢斯御發
彼五的有酒斯飲 原 梁元帝落日射熊詩曰促宴引
枚鄒中園觀獸侯日度棚陰廣風橫旗影浮移竿標入
箭疊鼓送爭籌附枝時可息言從清夜遊 周庾信北
園射堂詩曰軒堂聊可習仙的不難登轉箭初調箬橫
弓先望棚驚心一雁落連臂兩猿騰直知王濟巧誰見
魏舒能空心不死樹無葉未枯藤釋賢方至此傳卮欣
得明 增 唐張說元武門侍射詩曰射觀通元闕兵欄
闕御筵雕弧月半上畫的暈重圓弄后神幽贊靈于法
暗傳貫心精四返飲羽妙三連雪鶴來銜箭星麟下集

弦一逢軍宴合萬慶武功宣 韋應物始建射侯詩曰
男子本懸弧有志在四方虎竹忝明命熊侯始張皇賓
登時事畢諸將備戎裝星飛的屢破鼓譟武更揚曾習
鄒魯學亦陪鴛鷺翔一朝願投筆世難激中腸 李益
觀騎射詩曰邊頭射雕將走馬出中軍遠見平原上翻
身向暮雲 耿湜觀西營秋射詩曰謝公親校武草碧
露漫漫落葉停高駕空林滿從官迎籌皆疊鼓揮箭或
移竿名借三軍勇功推百中難主皮山郡晚飲算柳營
寒明日開鈴閣新詩雙玉盤 戎昱觀衛尚書射破的
詩曰盛宴傾黃菊殊私降紫泥月營開射圃霜旆拂晴

霓出將三朝貴彎弓五善齊腕迴金鏃滿的破綠弦低
勇氣干牛斗歡聲振鼓鞞忠臣思報國更欲取關西
韓愈雉帶箭詩曰原頭火燒靜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沒
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
雉驚弓滿勁箭加衝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隨傾斜
將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 宋韓琦後園宴
射詩曰花梢點紅芽綠茁宴亭爽塏棚雲列呼賓習射
次序升體裁人人矜勇控六鈞力副百中藝由基注目
老羿拽支左屈右何太工象弭急收如列缺須臾一鏑
入鵠心畫鼓連轟盡聲喝後者審固意愈精有時大呼

劈箭筈惜哉最是毫釐差彩侯似動竒微撇分明角勝
各記量將終或為一箭奪當筵主籌令難犯大白時舉
出正罰此禮自古尤所重矍圃去留宜有別五善大抵
主和容不止穿楊與穿札 劉克莊觀射詩曰浪箭束
如林傍觀笑不禁蠻平無事久卒惰可憂深各自分牛
鬪何曾貫蝨心种侯青澗□能費幾黃金 明王直射
柳詩曰楊柳綠含滋瑀弓縱射時向風飛白羽和露折
青絲輦路晴光動旌門午漏遲營前搥鼓急捷報萬人

知
唱歌魏曹植樂府歌曰控弦破左的發矢摧月支仰手

射

接飛猱俯身散馬蹄 又曰鬪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
驅馳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挾鳴鏑長驅上南山左
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盡展仰手接飛鳶觀者
咸稱善衆工歸我妍 隋大射登歌曰道謚金科照時
又玉條明優賢饗禮洽選德射儀成鑿旗鬱雲動寶軼
儼天行巾車整三乏司裘飾五正鳴球響高殿華鍾震
廣庭烏號傳昔美淇衛著前名擢讓皆時傑升降盡朝
英附枝觀體定杯水觀心平豐飮既來去燔炙復縱橫
欣看禮樂盛喜遇黃河清

增行元迺賢答祿將軍射虎行曰信陽郭外山嵯峩長

林大谷青松多白額於菟踞當道城邊日落無人過將
軍聞之毛髮豎拔劔誓天期殺虎彎弓走馬出東門傾
城來看誇豪武猛虎磨牙當路睨目光睽睽斑尾搖據
鞍一叱雙背裂鳥飛木落風蕭蕭金朔瑯弓鐵絲箭滿
月弦開正當面鷗翎射沒錦毛摧崖石崩騰腥血濺萬
人歡笑聲震天剖開一箭當心穿父老持杯馬前拜祝
公眉壽三千年

增曲唐李商隱射魚曲曰思牢弩箭磨青石繡額蠻渠
三虎力尋潮背日伺泓鱗貝闕夜移鯨失色纖纖粉簞
馨香餌綠鴨迴塘養龍水含冰漢語遠於天何由迴作

金盤死

增詞漢虎賁郎射鳥詞曰烏烏啞啞引弓射洞左腋陞下壽萬年臣為二千石

增篇明徐渭射雁篇曰去年射雁黃浦口三軍進酒齊為壽今年射雁復何處海舶停沙大桅豎君本臨洮豪傑士漢時六郡良家子作客羞為堂下人射生慣落雲中羽腰間束矢插兩房連年驅賊如驅羊轅門待士近不薄朝來歸興何洋洋丈夫有遇有不遇去留之間向誰語

原賦魏應瑒馳射賦曰於是陽春嘉日講肄餘暇將逍

遙於郊埜聊娛遊於騁射延賓鞠旅星言夙駕樹應鞞於路左建丹旗於表路羣駿籠於衡首咸皆腰褭與飛逸爾乃結翻忤齊倫匹良樂授馬孫臆調駟籌算克明班次均壹左攬繁弱右接淇衛控滿流睇應弦飛碎旌動鼓震譟聲雷潰重破累礮流景倏忽紛紜絡繹次授二八驂騶激騁神足奔越終節三驅矢不虛發進截飛鳥顧摧月支須紆六鈞口彎七規觀者屏氣而傾竦咸側企而騰移爾乃縈回盤厲按節和旋翩翩神厲體若飛仙奕奕駢牡既佶且閑楊驪沛艾螭畧相連周庾信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并序于時元鳥司曆蒼龍

巧藝部

射

射

射

馭行羔獻冰開桐華萍合皇帝幸於華林之園千乘雷
動萬騎雲屯落花與芝蓋同飛楊柳共春旗一色乃命
羣臣陳大射之禮騶虞九節狸首七章於是選朱汗之
馬校黃金之埒紅陽飛鵠紫燕晨風唐成公之驕驕海
西侯之千里莫不飲羽銜竿吟猿落雁鐘鼓振地埃塵
漲天綵則錦市俱移錢則銅山各徙實天下之至樂景
福之歡欣者也賦曰歲次昭陽月在大梁其日上巳其
時少陽春吏司職青祗効祥徵萬騎於平樂開千門於
建章皇帝翊四校於仙園迴六龍於天苑華蓋平飛風
烏細轉帷宮宿設帳殿開筵傍臨細柳斜界宜年河潛

雜草渭口澆泉棚雲五色的暈重圓陽管既調春弦實
撫玉律調鐘金鐸節鼓於是咀銜拉鐵逐日追風並試
長楸之埒俱下蘭池之宮鳴鞭則汗赭入埒則塵紅變
三驅而畫鹿登百尺而懸熊禮正六耦詩歌九節弓如
明月對棚馬似浮雲向埒雁失羣而行斷猿求林而路
絕乃有六郡雄才五陵高選新迴馬邑之兵始罷龍城
之戰尚帶流星猶乘赤電始聽鼓而唱籌即移竿而標
箭熊耳刻杯浮雲畫壘水衡之錢山積織室之錦霞開
司筵賞至酒正杯來既而日下澤宮筵闌相圍帳從蹕
之留歡眷迴鑾之餘武

增

唐陸贄聖人射落飛雁賦

洲鑑卷三百二十四
三五
曰彼雁于飛斜當禁掖帶輕雲之微素映遙天之晴碧
雖逢蒙之絕藝莫敢措心固離婁之明眸其纔能覲我
弓斯張我矢斯射算分數之遠近則捨拔而應鏘質毛
紛其已墜弦聲振猶未釋聞之者足蹈手舞覩之者目
駭心惕彼貫心稱妙穿葉無忤一則三年而後發一則
百步以爲約豈如料必中於飛動騁絕伎於廖廓雁以
遠而矢發矢既中而雁落異哉莫高者天戾天者飛彼
搏空之逸翰尚無所違矧荒服之逆命曷不咸歸則知
皇聖有作夷夏無間鄙楚莊之戲猿笑晉平之失鷄固
將威九垓而清八荒豈直落翔雲之一雁 獨孤緩漢

武帝射蛟賦曰有漢武徹惟時巡省窮楚之望極江之
永舳艦塞川旗甲蕩景洶洶旭旭虬盤龍騁駐清蹕則
洪波可遏赫皇靈則潛怪可怛何彼蛟之夭矯據積水
之空闊謂飲飛之劍莫前滅明之璧是奪天子乃戒無
譁於羽衛思有用於弦括命舟牧迴青翰而上詔弓人
奉烏號以登肅天儀以山立將親發以抗稜陰察變態
雄猜跨騰古冶之倫皆裂不敢擅其勇逢蒙之黨技癢
不敢專其能我矢則直我弦斯控持滿而英氣頓飛命
處而幽姿必中歛颼颼其電霍則頸蹕而胸洞贊履者
鼓殷天之雷稱慶者躍如雲之衆始乎發若神兵爆其

有聲洪波雪湧白羽月傾突紫肉裂素纓餘怒蚋膠上
浮泓澄踣質已靡於巨艦流血方走乎東瀛介以鱗莫
得捍七札之勁神之化不能保重泉之生萬靈震駭九
派徐清然後海若扈蹕陽侯洗兵山川肅其晏如雲霧
廓其四除涉者利乎涉漁者安乎漁於是左史趨進執
簡以書曰天子幸潯陽也親射蛟而獲諸遂翻龍旆韜
豹弭篙工奮棹歌起威厲乎斷白蛇氣雄乎緝青兕隘
秦皇之觀日追夏后之勤水且君以勝殘爲大臣以反
德爲害亦將制於穀中靖此宇內俾貫革之藝息垂衣
之道泰豈徒與射夫漁父校勇而論最 路季登皇帝

冬狩一箭射雙兔賦曰若乃整鈎陳嚴羽衛星旄燭野
雲旗拂曉周長楊而爲陸屬甘泉以爲綴騁六龍而電
發顧雙兔而颺逝性蹇狡而不恭足輕迅而靡制爰從
聖射乃觀神藝鑿鑿却轉引柘月而隨圓金鏃斜飛疊
霜臺而俱斃旣絕系而達臆亦洞胸而裂背岐陽之美
不獨稱於周王上林之雄未可論於漢帝 又曰飄勇
氣於蒼昊抗發威於白日激流電而指顧躡奔星而迅
疾疊穿兮彼兔則雙捨拔兮我矢惟一彼更羸之絕藝
蒲且之妙術曾何足以擬議焉 喬潭破的賦曰飛衛
學射於逢蒙希其術窮搜董蒲白羽之箭獲燕角綠沉

之弓悵望隴雲徘徊朔風以爲隼必獲於墉上雀無全
於彀中於是乎擇素士張畫侯韜朱膊捍韋鞬旣垂橐
以弦弧亦啟箠而抽鏃內審其志外專其目釋思其平
去務其速落殘月於象弭飛明星於金鼓宜易易而獲
禽翻兢兢而失鵠乃杜門三年猶乎象人聽之以氣視
之以神秋毫如山蝨心如輪高其小物申以歲貢從容
君所無復命中不知矢之所加弦之所控引之而滿縱
之而送以無心爲心若夢不夢斯焉而發遽騫然而通
洞何據射楊葉百中賦曰於稽百氏爰得六藝射之
制伎之銳旣取象於逢蒙且規模於飛衛寢石遇而洞

啟蹲甲徹而激勢於是眇泔泔之葉引解解之弓撥長
筈而累氣慮輕葉之搖風心與手兮冥合神與術兮元
同標的外準精和內融杯水凝而色粲粲金鎬擬而光
雄雄鳴弦激羽馳虛走空牢籠五善之奧總括百中之
工時稱絕技寔曰巧發貴乎揖讓賤乎矜伐豈直忘歸
貫星繁弱御月雁迸落於雲霄爰洞叫於巖樾而已哉
賈鍊百步穿楊葉賦曰有美一人兮操其矢獻其藝
發茲手敏與彼心契廣場爰設砥平乎百步之中衆目
所瞻星流乎片葉之際恒規規而月滿乍肅肅而風厲
豈非妙歸至習道合惟精積少之多而無失以小觀大

而有程克中之時諛詬不能以施力造微之處離婁不
得以爭明然後知射也捨耳而任目外形而專意出乎
一札焉知來者之不如中乃百全勿慮前功之併棄由
是舍矢而破固葉是穿翻光而白雪馳羽振響而清風
激弦名加徹札術異攻堅非後來之居上信直道而無
偏 揚弘貞貫七札賦曰善乎養由之爲弓也挾穿揚
之技推貫金之誠左烏號兮右青莖睨七屬之甲收百
中之名神馳手敏體正心平穎脫洞達鱗差混并旁穿
而雀角非勁深入而蟲飛有聲觀夫蹲蛟函殼象矚量
步遠邇迴眸徙倚指鏘鏘之鍊取中於茲狀纍纍之珠

其端若彼是知弦木之用貫革爲先出一札而鋒鏗自
利踰百步而犀兕無全虛其中螳螂之衛徒設稽其數
混沌之竅齊穿豈徒激白羽開月弦俾晉侯之禽自失
漢將之石彌堅且韃縻旣啟美六材之定體決拾將臨
矜壹發於巧心是誇妙捷豈憚重深疑疊翻之摧頽猶
驚飲羽類縫裳之襲積尚謂紉針故稱矢無虛發藝得
專場考窮深之宜我將用直探破堅之理爾則乘剛方
今寰海鏡清皇明朝徹澤宮是選狸首爲節望正鵠以
進旅奉弧矢之成列然後徹札之人庶驗其工拙 張
友正射已之鵠賦曰習射之妙惟精惟審其審也在無

洪範卷三十一
三
偏無頗其精也在不食不寢是則動之不虛由已求諸
三侯張而六鈞始發一鵠中而百發如初月滿指掌星
飛庭除已因鵠修其德惟積鵠為已任其射寧疎志氣
中秩威儀外舒正其身而有則有進合其奏而匪疾匪
徐原夫彼鵠父射為父子射為子並列其名各承其美
假以成績修之在已射不應而有善誰觀藝不臻而有
時奚俟心超超今有歲魂恍恍兮無時非不慎乎規矩
逮恐失於毫釐周旋可託進退唯茲鏃破的兮流光散
出弦應手兮飛羽相追實此鵠之是念唯彼侯之敢思
白居易射中正鵠賦曰聖人弦木為弧剡木為矢惟

弧矢之用也中正鵠而已矣是謂武之經禮之紀故王
者務以選諸侯諸侯用而貢多士將俾乎禮無秕稗位
有降殺廣場闢而堵牆開射夫同而鐘鼓戒於以致國
用修歲貢使技癢者出於羣藝成者推於衆在乎矢不
虛發弓不再控射繹志也信念茲而在茲鵠小鳥焉取
難中而能中乃設五正張三侯叶吉日於清晝順殺氣
於素秋禮事展樂容修既五善而斯備將百中而是求
於是誠心內蘊壯容外奮外降揖讓合君子之令儀進
退周旋仰先王之彝訓故禮舉而義具且無聲而有聞
及夫觀者坐入射者挺立矢既挾弓既執抗大侯次決

拾指正則掌內必取料鵠乃殼中所及雕弧乍滿當書
而明月彎彎銀鏞忽飛不夜而流星熠熠其一發也驍
若徹札其再中也擅若貫笠玉霜降而弓力調金氣勁
而弦聲急愜羣心而踴躍駭衆目而翕習若然者安知
不能空彎而雁落虛引而猿泣者也 元嶺觀兵部馬
射賦曰大司馬以馳射而選才衆君子皆注目而觀藝
至張侯之所乃執弓而誓誓曰今皇帝製羽舞以敷文
德擇材官而奮武衛莫不以超乘者爲雄中鵠者得祭
用先才捷志亦和平豈獨武人之利實惟君子之爭射
者皆曰諾雖五善之未習庶一舉而有成爲是馬逸駃

駃士勇任任養銳氣候歌詩初聽采蘋之章共調白羽
次逞穿楊之巧忽縱青絲旁瞻突過咸懼發遲曾驥足
之展矣翻猿臂而射之揮弓雷掣激矢風追方當耦象
決裂麗龜信候蹄而不爽則舍拔之無遺故司射舉旌
以効勝曰爾能克備我爵可期賈餘勇者宜乘破竹之
勢善量力者當引負薪之辭由是靡不爭先莫爲我後
皆曰措枉於肘十得其九叅明試者亦何嘗而不有破
的之術萬不失一凡獻藝者豈自疑於無必衝冠髮怒
揚鞭氣逸引滿雷砰騰陵颺疾皆窮百中之妙盡由一
孔而出若此則蹲甲壯潘揚解觀孔信一場之獨擅終

六轡之未總豈比夫浮雲迴度開月影而彎環如雨橫
飛挾星精而搖動雖當至理不忘庸功天子垂衣儼鷁
行於北闕夏官司馬閱騎從於南宮貢士之程職司具
舉會款塞五方之俗觀校將百夫之主得儁爲雄惟能
是與客獨顧之而笑曰此蓋有司之拔萃固非吾君之
右汝我有筆陣與詞鋒可以偃干戈而息戎旅司文者
聞之而驚曰爾其自勵於爾躬吾將獻爾於王所王
起轅門射戟支賦曰矯矯呂公凜千載之英風立轅門
而耀威百夫之特射戟支而騁伎一矢稱雄所以解紛
爲智和難成功豈徒用壯於六鈞之妙務能於百步之

中當其劉氏興戎袁公結陣旣禍拏而莫解亦兵纏而
屢振是用假我手弓救其血刃則萬夫駭目不在於和
容二憾黃心必資乎中俊排其患難成彼宴私離坐離
立左之右之森森兩軍比晉楚哀甲之日桓桓二帥同
劉項舞劍之時是用出雄戟射小枝旣從容而諭旨亦
慷慨而興辭乃曰射者所以明其志忠其質今欲轉禍
爲福反凶致吉若啗同失鵠我藝自泰其壘雙儻妙等
麗龜爾心固宜乎如一乃展容耀示英威決拾旣攸分
銖不違澆澆赳赳如翰如飛莫不矜其密毅釋此重圍
彼戟在門揭焉獨見立亭亭之直影引耽耽之英盼彎

洪鐘類 卷三十四
三
弧而勢若月圓鳴矢而光如電炫觀之者心惕聞之者
膽戰固當靖難於五兵豈獨解顏於一箭躡甲非敵措
杯不倫今在坐隅徒欲鬻勇而奮禍黨居戰陣誰當左
馬而右人請懲忿於昔日願釋憾於茲辰 宋宋祁後
苑燕射賦曰執徐統歲少皞司秋月著授衣之令日紀
吹花之游司射謹官梓人庀具飾虎進侯張狸設步非
崇旌以虹拖畫廣棚而雲布并夾并儲決拾相旅我物
孔陽我儀用光剡矢薦於夏服彫弓出於扶桑采五施
而列量歌九節而升堂萬乘來御羣心樂康弦隨月上
弓與天張捨拔則供應弦而中主皮劃其已徹勁羽飲

而猶動駭駭焉於日域震封狼於星冢皇衿充說協氣
雲蒸少府之賜錢流地庖人之割肉如陵軒霞蕃后盤
石宗英美發的之希代咸奉觴而造庭射之爲義是謂
觀禮外則審固而正躬內則雍容而繹志支左屈右之
能項發口縱之異或合宴序賓或算多與祭公用隼而
射墉觀如墻而揚解中則得爲諸侯爭有似乎君子然
特人臣之善容未識我皇之射意若夫修五常爲弓矯
百度爲矢總黎獻以植的罄綿區而除位參天地之控
引順陰陽而張弛一發則英雄在弦虛無則蠻夷斷臂
豈徒鳴取難中之名騶樂庶官之備

雜文唐張說元武門侍射詩序曰爾其射棚新成布
侯既設禦仗林立帷軒霧布衆官半酣皇情載悅卷珠
箔臨玉除唐弓在手夏箭斯發應弦屢中屬羽連飛弧
矢以來未之有也若夫天地合道星辰獻儀端視和容
內正外直自近而制遠耀威而觀德無不通神無不極
用是射也其惟聖人乎

增記明王守仁觀德亭記曰君子之於射也內志正外
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可以言中故古者射以觀德德
也者得之於其心也君子之學求以得之於其心故君
子之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躁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

其心者其視浮歎於其心者其氣餒忽於其心者其貌
隋傲於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
學也君子之學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心端則體正心
敬則容肅心平則氣舒心專則視審心通故時而理心
純故讓而恪心宏故勝而不張負而不弛七者備而君
子之德成君子無所不用其學也於射見之矣故曰為
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為人父者以為
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射也者射已之鵠也鵠也者
心也各射已之心也各得其心而已故曰可以觀德矣
判唐姜公復兵部試射判曰射以觀德樂以和聲將

巧藝部

出諸頁為卷三十四

射

四

選士於澤宮必張侯於相圃所以誓宗廟之賓客備饗
宴之威儀何忽武夫而要雅頌豈徒強飲強食勞祝史
之正辭采蘋采蘩令太常之踰局且五善之禮無剋剋
之武夫三耦之間盡呦呦之鳴鹿苟用捨而有異在格
令而無文責乃其不然乎訴之又益取也 劉肱澤宮
置福判曰大聖嗣文明時偃武弧矢之利可以訓戎禮
容之規於焉觀德將因捨奠是用求賢甲為主司素非
達吏澤宮之制何昧周官相圃之儀旋垂魯典既而工
歌九夏庭列三侯決捨既飲於瑀弓并夾則陳於揚矢
標名鹿兕或有國之前聞皮稱豹熊蓋王者之恒制語

而有訴雖以執禮為詞闕而不供終當毀櫝之責請依
中典以勸無良 嚴迪張侯下綱判曰景遵狸步張是
熊侯地武苟合於舊儀下綱未踰於先制賓則有藝執
射多功舒卷寧懼於出正發縱每聞於破的彤弓既殷
與明月而合規白羽纔飛狀流星而遂貫然而禮成揖
讓不獨主皮徒矜祖決之容未覩奠豐之事作而非法
不足書能人而無儀誠須寘罰

